

思维—有序而不失

从实践出发的系统思维导论

Kai Froeb



关于本译本

本译本由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生成，尚未经过人工全面审校。如发现错误，请发送至 feedback@reflexivitypress.com 告知我们。已购买本书并向我们报告错误的读者，将免费获得修订版电子书。

作者

Kai Froeb

https://kai.froeb.net

出版社

Reflexivity Press

里斯本

凯·弗罗布系列

最新版本及勘误说明: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books/froeb-systematisches-denken

反馈: feedback+zh.systematisches-denken.v0.56@reflexivitypress.com

封面: © Reflexivity Press, Kai Froeb.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en/about/cover-art/

出版

2026-11-21

翻译: 2026-11-25

版本 0.56

Typeset with LaTeX (LuaHBTeX, Pandoc + Eisvogel)

无障碍说明

所有图片均包含说明，并可从上下文中理解。

成书说明

本书借助语言模型Claude (Anthropic)撰写。构思、内容与责任由作者承担。本译本借助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完成。关于本书的工作方式，见作者的一篇文章：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about/machines-that-write/

© Copyright 2026 by Reflexivity Press, 里斯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本书的任何部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人工智能训练**:** 明确允许（ZMC 1.4，第11条）。

Zero Marginal Cost License 1.4 (ZMC 1.4)

读者简明版

凡没有边际成本者，不应有障碍。

你可以

- 免费阅读、下载和复制作品。
- 在注明作者、来源和许可证的情况下，非商业性地数字传播内容未改动的作品。
- 在不改变内容的前提下，从技术上变更文件格式，并为无障碍访问进行必要的调整。
- 为个人、非商业性使用打印或委托打印单份副本并赠送；直接成本可以报销，但不得加价谋利。
- 为个人、非公开、非商业性使用制作翻译。
- 以开放方式镜像未经改动的作品：非商业性，注明版本、日期并指向当前版本。
- 在教育和研究中个人使用作品，并在非商业性使用中按照学术标准引用，但不得以引文汇编取代作品。

条件

使用必须保持非商业性。在公开传播时，应在合理可能的范围内注明作者、作品来源和许可证。只有权利人可以重新许可作品或发布新版本。不得施加额外的法律或技术限制，也不得虚假声称得到作者或出版方的支持。

所有其余权利保留

本许可证仅允许明确列举的使用方式。任何超出此范围的使用，除非已为法律所允许，须经权利人单独许可。

法定使用权限和获酬请求权不受影响。 第三方权利可能适用其他条件。

重要提示： 本简明版仅供参考，并非独立的许可合同。以完整版**ZMC 1.4**为准：

https://reflexivitypress.com/zh/zmc/



关于作者

Kai Froeb (*1963) 居住在葡萄牙大西洋沿岸。

当您阅读这本书时，您已经知道了关于作者最重要的事情：他不要求您相信他。他所有的书都构建成这样：书中所说的内容可以通过您自己的思考来检验——这不是谦虚的套话，而是建筑方式。当您的发现与文本不一致时，要么是这本书的边界已经达到，要么是您思维的某个特性变得可见了。这两者都比单纯的赞同更有价值。

通往这里的道路沿着两条长期并行的轨迹延伸。一条始于吕讷堡的高中阶段和格尔德成人教育中心的暑期学校，在那里，三周时间只用来深入研读一篇文本；这条路经由数学、信息学、企业管理、文化学和法学，有意不追求学位，以便为自己保留一条跨越学科的道路。另一条始于1980年，在一台Commodore CBM 8032上，通过Weizenbaum的ELIZA的复刻版，并成为了一项职业：编程、应用支持、项目管理和培训——先在小软件公司，然后在大IT企业，最后十多年担任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工会成员。

两条轨迹属于一起，这一点很晚才显现出来。四十年软件工作中成为习惯的东西——分解结构、使依赖关系可见、检验某物在用力拉时是否承载得住——正是哲学论证所需要的同一门手艺。

自1998年起，Froeb编辑**hegel.net**，这是互联网上可用十一种语言、可能是最全面的多语言黑格尔资源，并附带一个包含五百多份黑格尔及19世纪黑格尔主义者数字化原著的公共档案。

通过hegel.net，他与Johannes Heinrichs建立了联系，Froeb如今作为出版人出版Heinrichs的作品。

他的座右铭源自那个学生时代，此后被证明是可靠的：“真理是整体。”这句话要求的是一种无需压制任何东西的整合——因此比听起来更难兑现。

如果您在这本书中发现任何不准确或被忽略的地方，您的批评是您能给予它的最有价值的贡献。

目录

插图目录 xi

第0章：本书讲什么，又以什么方式讲 1
0.1 问题 1
0.2 不求助于权威 1
0.3 进程及其标准 2
0.4 词语 2

第一部分：彼此相属的东西 5

第1章：为何要有秩序 7
1.0 阅读中已经发生的事 7
1.1 最小的秩序 7
1.2 概览与取用 8
1.3 凝缩 9
1.4 什么才是重要的 10

第2章：着眼点 13
2.1 依据什么来整理 13
2.2 三个层面 14
2.3 多个着眼点 15

第3章：序列与格层 17
3.1 对事情本身一无所知的秩序 17
3.2 格层中的格层 17
3.3 秩序掩盖了什么 18
3.4 序列使什么显现出来 19

第4章：模式 21
4.1 重复着的东西 21
4.2 发现的还是制造的 22
4.3 模式在哪里保持开放 22
4.4 太粗，太细 23
4.5 模式在哪里失效 23
4.6 回看第一部分 24

第二部分：为何彼此相属 25

第5章：原则 **27**
5.1 模式由何产生 27
5.2 概括与原则 27
5.3 当一个原则解释一切时 28
5.4 原则在哪里失效 29

第6章：根据 **31**
6.1 空洞的根据、任意的根据、充足的根据 31
6.2 多少才算充足 31
6.3 推论 32
6.4 根据服务于谁 32
6.5 事情本身的根据 33
6.6 个别根据在哪里失效 33
6.7 回看第二部分 34

第三部分：一个整体如何被构成 **35**

第7章：种类 **37**
7.1 鲸鱼 37
7.2 正确与良好 38
7.3 事情本身不划界限的地方 38
7.4 当划分停不下来时 39
7.5 种类在哪里失效 39

第8章：部分 **41**
8.1 自行车的两种拆解 41
8.2 结构之好由何而来 42
8.3 当结构比被结构的东西更重要时 42
8.4 非虚构书籍的结构 42
8.5 拆解在哪里失效 43

第9章：关联 **45**
9.1 一切皆相关联 45
9.2 三种关联 45
9.3 树与网络 46
9.4 当一种关系被误读时 47
9.5 当一切与一切相连时 48
9.6 网络败在哪里 48

第10章：过程 **49**
10.1 它是怎么开始的 49
10.2 当事物只能被作为过程把握时 49
10.3 事物依据什么而运动 50
10.4 节奏 50
10.5 当种类同时是阶段时 50

10.6 同时出现的两种秩序 51
10.7 过程在哪里失效 51

第11章：自我展开 **53**
11.1 数 53
11.2 普遍、特殊、个别 54
11.3 这种展开能走多远 55
11.4 如何发现一个普遍 56
11.5 改变事情本身的那些概念 57
11.6 自我展开与其他四种方式 57

第12章：哪一种秩序更好? **59**
12.1 合适的问题 59
12.2 三个阶段 59
12.3 交叉引用 60
12.4 研究与写作中的整理 61
12.5 回看第三部分 62

第四部分：秩序需要付出什么 **63**

第13章：凝缩与丧失 **65**
13.1 凝缩的三个阶段 65
13.2 凝缩为什么能成功 65
13.3 剩余 66

第14章：死的秩序 **69**
14.1 表格47B 69
14.2 在哪里识别一种死的秩序 69
14.3 自洽的欺骗 70
14.4 共享的秩序 72

第15章：自己的秩序 **75**
15.1 自我整理的思维 75
15.2 自己的秩序来自哪里 76
15.3 整理者的骄傲 76
15.3a 道路 77
15.4 对本书的检验 77
15.5 什么仍保持开放 78

附录A：练习 **79**
A1：整理一项决定 79
A2：整理一场争论 79
A3：建立归档系统 80
A4：凝缩与恢复 80
A5：构造一次报告 80

A6：检验一章 80

附录B：还有谁这样看，以及最强有力的反驳 **83**
B1：关于各章 83
B2：以其本来面目呈现的五种反驳 86
B3：在其他书中延伸阅读 88

术语表 **89**
使用说明 89
事实关联、功能关联、概念关联（faktischer, funktionaler, begrifflicher Zusammenhang） 89
交叉引用（Verweis） 90
偏见 90
共享的秩序 90
关系（Relation） 91
凝缩（Verdichtung） 91
分类（Klassifikation） 91
剩余（Rest） 91
原则（Prinzip） 92
取用（Zugriff） 92
外在的（äußerlich） 92
序列与格层（Reihe und Fach） 93
扬弃 93
推论（Schluss） 93
整理方式（Ordnungsweise） 93
普遍、特殊、个别 94
本质性（Wesentlichkeit） 94
机械的与有生命的秩序（mechanische und lebendige Ordnung） 94
标准（Maßstab） 95
根据：空洞的、任意的、充足的（Grund: leer, beliebig, zureichend） 95
概念（Begriff） 96
概括（Verallgemeinerung） 96
概览（Überblick） 96
模式（Muster） 96
正确而良好的划分（korrekte und gute Einteilung） 97
着眼点（Hinsicht） 97
秩序（Ordnung） 97
系统、系统性的（System, systematisch） 98
紧迫性（Dringlichkeit） 98
组合（Komposition） 98
自我展开（Selbstentfaltung） 99
自洽的欺骗（kohärente Täuschung） 99
节奏（Rhythmus） 99

蔓生的秩序（wuchernde Ordnung） 100
过程（Verlauf） 100
重要性（Wichtigkeit） 100

插图目录

1 种类的象征：三个分开的形状，没有边框。它们之间的距离承载着含义。 37
2 部分的象征：一个单一闭合形状，在内部有所区分。 . . . 41
3 关系的象征：几个形状，由线连接。 45
4 过程的象征：一条带箭头的弯曲路径。弯曲，因为直箭头会在只想表达过程之处断言进步。 49
5 自我展开的象征：一个三角形中内置一个倒三角形，其顶点正对边中点。同一图形在每个部分中重复。 53

第0章：本书讲什么，又以什么方式讲

0.1 问题

凡是整理的人，都想再次找到东西：档案柜里的一封信，车间里的一件工具，书里的一个思想。他也想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不必逐件翻阅。只有把多变成少，这两件事才都做得到，而在这个过程中会失去一些东西。本书追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却不失去重要的东西?

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归档。凡是收拾抽屉的人，都在整理事物；凡是确定物种、形成概念、构造理论或撰写书籍的人，都在整理思想。鲸鱼是哺乳动物，数分为自然数、整数和有理数，一本教科书先讲这一章而不是那一章，这些都是秩序，而人们所理解的东西依赖这些秩序。本书讨论的正是这种通过思想进行的整理：划分与概念形成，模式、原则与根据，结构。本书从归档开始，因为在那里每个步骤都可以自己检验；然后由此走向生物种类、数、科学解释和文本构造。

因此，这个问题对研究者（他评估一系列测量数据或描述一个新物种）、对律师（他构造一个案情）、对非虚构作者、对据说要写书的程序，以及对只是把自己的文件放进文件夹的人，都会出现。回答在这些地方有不同精度，但彼此相关。

0.2 不求助于权威

本书不求助于任何人。它所主张的东西，应当能够对照自己的整理来检验：对照阅读本书，在书桌上，在一次归档中，在一个自己正在构造的文本里。例子是说明，不是证明。有些例子是虚构的，有些取自日常；重要的不是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如此发生，而是人们能够跟得上它们；论证必须承担分量。凡是一个步骤有明显的反驳，反驳就被说出来，而且以能找到的最强有力形式说出来，然后是回应。凡是在回应不足的地方，就说明那里不足。

许多思想别人已经想过，有些已经想了很久。凡是如此的地方，附录B都会注明，作为进一步阅读的指引；有时也在某节末尾用一句话说明，在那思想已经被贯彻之后。这不是要证明什么：一个在这里站不住的步骤，不会因为一个响亮的名字走过它而变得可靠。

0.3 进程及其标准

本书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种关于整理之思想的思想秩序。因此，它必须让自己按照它对秩序所说的东西来衡量，而阅读它的人因此手中就有了一块试金石。

标准是一个可以对任何秩序提出的问题：它能否说出，为什么其成员是这些，为什么它们如此排列？字母顺序不能；狗（Hund）排在母鸡（Huhn）之后，并不说明关于狗的任何事情。数的一种划分则可以，在这种划分中，每一种数都来自前一种数中一次不成功的计算。只要一种秩序不能说出自己的根据，它就从外面压在事情上，而它所遗漏的，可能正是重要的东西。

本书沿着这个问题展开。第一部分处理那些说出什么属于一起、但没有说出为什么的秩序：整理时所依据的着眼点，序列与格层，模式。第二部分追问为什么，追问原则与根据。第三部分追问整体如何建立，并找到五种整理方式，其中最后一种自己展示自己的根据。第四部分追问任何秩序都要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个预告，必须首先证明自己。为什么本书恰好有这些部分和这个顺序，要到每一部分结束时才能说出，那时人们能够看到已经整理了的东西；对整个书则要到全书结束时才说。凡是想要以别的方式划分这个结构的人，可以用同一个问题来比较两个结构。

0.4 词语

对于在整理中所发现的东西，本书尽可能采用日常语言的词语。一些专业术语则予以采用，因为它们在这些事情上已经通用，人们在其他地方也会再遇到它们：压缩、分类、构成、关系。每一个都在其应有之处得到解释，而且是从该处所发现的东西出发来解释。书末的词汇表说明这些地方在哪里。

本书独立成立。它有四本相邻的书，它们提出其他问题：一本关于真理的书，它从每个人在阅读时已经在进行的检验中展开真理；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它逐一探讨规定的基本形式；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它从

同样的检验中展开人们相互之间所负的义务；还有一本关于组织的书，它吸收本书的某些内容，并追问机构必须如何构建，才能使知识、根据和更正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它们都不以其他书为前提。真理 (2025)追溯得最远：谁把一种秩序称为比另一种更好，就已经预设了较好者能与较坏者区分开来，而那本书专门展开这一点。这里则在整理本身中展示它，只要整理需要它。

关于引文的翻译：本版中黑格尔和其他德语作者的引文是按本书的术语从德语原文译出的，并非取自现成译本。凡存在多个权威译本的地方，它们各有不同的解读；这里的译法遵循本书的解读。为了便于检验译文，德文原文附在其旁：在引文之后的括号里，较长引文则在其下另起一段，或在为引文提供出处的脚注中。很短的短语（少于四个词）不附原文；德语文本中本来就以其他语言出现的引文保持不变。

延伸阅读：真理

第一部分：彼此相属的东西

第1章：为何要有秩序

1.0 阅读中已经发生的事

凡是读到这里的人，已经在整理了。回头看看前面的几页：什么是主要思想，什么是例子，什么是一句旁注？通常在人去看之前，回答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试着读下一段，使其中每件事对你都同样重要。

这做不到。即使把什么都同等权重这个意图，本身也是一种权重，因为它在此刻变成了重要的东西。谁有不同体验，就应该检查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也会是一个发现。

那么，你已经在区分重要的东西；否则你就无法阅读。谁把一切都同样重要地对待，从一页中就什么都留不下。谁想否认理解是一种整理，就必须在否认中整理：把自己的根据摆到前面，把无关的枝节放到后面。因此，本书讨论的是人在阅读它时就在做的事，而它对此所说的，可以对照这个做来检验。

在头脑中，这一过程发生得太快，人无法注视它。它在书桌上更慢、更可见。

1.1 最小的秩序

□□1□□□□□□

看看你的书桌，或者最接近书桌的那个平面。如果那里乱糟糟：那是哪一种乱？是不是一切都按落下的样子躺着？
很少如此。每天需要的东西在手边。属于同一件事的东西放在一起，即使那堆东西歪斜。还要做的事情放在上面。凡替别人收拾书桌的人，会从主人的抗议中明白这一点：他什么都找不到了，尽管现在一切都各自摆在一个位置上。

书桌上发生的，是存在的最小的秩序：这个被放到那个旁边，另一样被放到一旁。两者在一个步骤中同时发生。把账单放到一个堆里的人，已经把账单和信件分开了；把某物拣出来的人，已经把它和可以拿走的

东西放在了一起。人不可能把某物和另一物放在一起，却不同时把它和别的东西分开。

反驳：那么任何排列都是一种秩序。就连风把树叶吹到角落里的那堆东西中，这个也挨着那个。

回应：它们的确挨着，但没有任何人可以用来寻找的根据。秩序在这里应当指：一种能从中推出某种东西的排列——某物在哪里，缺少什么，什么彼此归属。在这个意义上，歪斜的堆对与它打交道的人来说是有秩序的；对收拾它的人来说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根据。这里已经显出将伴随全书的一点：一种排列是不是秩序，不只取决于事物，也取决于谁在其中寻找、对此知道什么。

1.2 概览与取用

一个装有三件东西的抽屉不需要秩序；拉开就看得到一切。一个装有三百件东西的抽屉需要秩序。谁要是一瞬间就能把一切及其全部联系尽收眼底，就不需要秩序。没有人能做到。记忆一次保留的东西很少，注意力更少。几乎任何数量都可以外置到架子、文件夹和数据库中，但随着每一件东西外置，如何再次找到它的问题也随之增长。

从这种情况中产生两个要求。人们想看到有什么东西、它们如何彼此联系，而不必逐件翻阅：这应称为概览。人们还想从一个位置找到另一个位置：这应称为取用。

这两者不同，几乎每本非虚构书籍都显示这一点，因为它各有一件专门工具。前面是目录。目录显示这本书由什么组成、以什么顺序排列，读了目录的人大致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但他很少能从中找到一个具体细节。后面是索引。索引一步就能把人带到某个词出现的每一处，但对这本书如何构成什么也不说。目录按事情编排，索引按字母编排；正因为字母对事情本身一无所知，凡是知道那个词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路径。

这两项成就都可以衡量。对于取用：从任意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需要多少步，而且事先必须已经知道多少？索引只需一步，但要求人知道那个词。对于概览：人必须把多少成员记在心里才能看见整体？一个分五部分的目录给出整体；一个有四十章但不再分部分的目录给不出，即使每一章都命名得很好。

凡是建立秩序的人，由此决定了以后什么容易找到、什么难找到。通常只有在他自己寻找时才会注意到这一点。

1.3 凝缩

□□2□□□□□□□□□□

想一想你上一次和一个熟识的人进行的较长谈话。在继续阅读之前，用一句话对自己说出它谈了什么。
那句话大致会是这样：“他担心自己的工作，但看得很开。”□DE: „Er sorgt sich um seine Stelle, sieht es aber gelassen.“）一小时变成了一句话。天气、咖啡、新眼镜、绕到话题上的那些弯路都消失了，而你不会觉得缺少其中任何一样。

抽屉里也发生同样的事。把三百件东西放进六个格层的人，必须记住六个标签，而不是三百个位置；每个标签代表它下面放着的一切。整理就是凝缩：多由少来代表。技术把数据的凝缩称为压缩，源自拉丁语中表示按压的词。这个词在这里也合适。

人可以走多远，一个边界情况显示出来。一种把每个文件凝缩成一个单一符号的做法，比任何其他做法压缩得都更强，但它毫无用处，因为从单个符号中什么也恢复不出来。凝缩只有在重要的东西能从其中恢复出来时才可用。技术知道两种凝缩。一种什么也不遗漏，从它整体重新产生。另一种放弃一些东西，比如图像中眼睛几乎分辨不出来的颜色层次。两者都可用；决定其价值的是放弃了什么。

由此，好的凝缩能与坏的凝缩区分开。好的凝缩放弃不重要的，保留重要的。坏的混淆两者。你若把那次谈话概括成“他又在抱怨了”，那就是一种更强的凝缩，因为这句话适用于你和他之间的许多谈话。它节省注意力，使下一次谈话可预测。它恰恰遗漏了这一次不同的东西。偏见就是这样起作用的：它强烈而迅速地凝缩，并在此过程中放弃那些重要的差异。然而没有迅速凝缩，人就根本不会进入任何谈话，因为每一条人怀着进入谈话的期待都是一种凝缩。只有当谈话不再能纠正它时，它才成为偏见。凝缩得更少并不能对抗这一点；谁要是不概括谈话，事后就并不比之前知道得更多。有帮助的是以另一种方式凝缩：恢复那句迅速的话所放弃的差异，并检验其中哪些这一次重要。

反驳：那么整理永远是损失。谁想什么也不失去，就让一切保持原样。

回应：一切本来就被保持；三百件东西在整理后仍然躺在抽屉里。失去的是在视野中：标签“线缆”并没有说清是哪些线缆。这是概览的代价，谁不愿付这个代价，就只有三百个位置而没有概览。因此选择不在损失与不损失之间，而在不同的损失之间。一种秩序是否有用，就取决于这个选择。

第二个反驳：有了搜索引擎就不需要整理了。输入要找的东西，就能得到它。

回应：人只能得到自己能命名的东西。搜索给出取用，不给概览：它不显示此外还有什么，也不显示人本来还应该追问什么。而且它只能找到事先以可被找到的方式被捕获的东西；一个没有发件人字段的档案，不能按发件人检索。因此整理仍在继续，只不过发生在别处，发生在构建系统的人那里，并且是为所有未来情况一次完成。这意味着什么，在第三种整理方式那里会出现。

1.4 什么才是重要的

这样一来，那个此外一切都依赖、而你已经在阅读中回答过的问题回来了（第1.0章）：什么是重要的？对朋友来说，重要的是他对工作的担心。如果旁听的是一位眼镜店店员，新眼镜就会留在她那里。她的凝缩并不更差，只是针对另一个问题。由此找到第一个标准：凝缩所为了的那一个或哪个问题。由此可以检验一个凝缩是否保留了它本应保留的东西。

日常语言中有两个说法来指重要的东西，用法不同。某物对某人、就某个问题而言是重要的。本质的则属于事情本身，无论谁问：合同中的本质内容，疾病中的本质内容，一场争吵中的本质内容。是否存在这种东西，这个词本身不做决定。它也可能只是表达，某人把自己的问题当成唯一正确的问题。

一个情况使差别变得可感触。有人按颜色整理书架，而苏尔坎普版（edition suhrkamp）有意建议这样做：书脊并排会产生一条色谱。另一些人按尺寸整理，对此也有好理由。隔层可以放得更密，图书馆在书库中按开本分开书籍，也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书架看起来如何、能放进去多少书的问题，这两种秩序都有良好秩序。但是，谁在找某个主题的书，或想把同一作者的所有书放在一起，就会说这里的整理没有把握住书。颜色和开本是在词的精确意义上是外在特征：它们位于书的外部，而书是内部的东西。但他从哪里得到这个标准？他不是简单地把另一个问题摆在第一个旁边。他诉诸书本身中的某种东西，诉诸使书成为书的东西。这是来自事情本身的标准，还是只是书籍通常被对待的问题，此处还不能决定。

这个问题保持开放，而全书进程挂在它上面。这个标准逐步接近事情：先是一个人所选择的着眼点，然后是人在事物中发现的重复，再然后是从中产生的根据，最后是一种能说出其成员为何是这些的秩序。这

条道路是否最终有一个属于事情本身的标准，是在何种意义上，必须由这个进程显示出来。它的第一步是着眼点，即人们据以整理的东西。

第2章：着眼点

2.1 依据什么来整理

□□3□□□□□□□□

想象你三次整理你的衣橱：一次按颜色，一次按你穿这些衣服的场合，一次按季节。在这三种秩序中，你各容易找到什么，难以找到什么？
按颜色整理时，你一眼就看到什么和什么相配，但为了一次求职面试，你必须翻遍每个格层。按场合整理时，你早上把手伸进正确的格层，但深蓝色毛衣与灰色裤子是否相配你看不出来，而那件晚上朋友聚会本也合适的衬衫，却放在办公室的格层里，晚上你不会去那里找。按季节整理时，春天你可以把整个格层收起来，而其余一切仍像之前一样无序。

这三种秩序各自把这个与那个放在一起，而各自依据不同的根据：因为颜色相同，因为人在同一场合穿它们，因为它们属于同一季节。人在这样做时所注视的那个东西，应称为着眼点。没有着眼点就没有秩序，只有排列（第1.1章），因为只有着眼点说出某物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那里。

每个着眼点各以自己的方式凝缩。按颜色整理时，颜色的差异算数，场合的差异消失；“蓝色”这个标签并没有说一件衣服是否适合婚礼。一种秩序保留哪些差异、放弃哪些差异，由着眼点确定，而它容易找到什么、难以找到什么也由此确定。

反驳：那么没有一种秩序命中事情。每种秩序都显示其着眼点让它显示的东西，人只会一再以别的方式整理，却从未触及在那里存在的东西。

回应：人们应当注意自己为放弃事物付出了什么。按颜色整理衣橱、两星期后重新整理的人，并没有把毫无秩序地存在的衣服和他的秩序做过比较；他不是这样认识衣服的。他注意到有事情没有成功：早上找不到需要的那件，或者某一件无处可放。一种秩序承载什么、在哪里失败，在人与它打交道的同一种经验中显示出来。这不需要任何凌驾于一

切秩序之上的立场。因此，“一种秩序是否命中事情本身”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回答的。只不过它不是通过比较来回答，而是在与秩序的工作中，逐案地，有时以“否”来回答。本书追问的是另一半：什么把一种秩序和另一种秩序区分开。

2.2 三个层面

书桌上放着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明天必须还；它读了一半。对正在读它的人来说，此刻似乎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重要”在这里指什么？可以区分三种含义，且三种都能在同一本书上显示出来。每次都不同的是这个词所指的对象。

第一层是紧迫性：此刻正占据人的东西。它关乎整理者所处的境况，而不是书。书还掉以后，紧迫性就消失了，而书还是原来那本书。

第二层是对某个问题的重要性。正在搬家打包的人关心开本和重量。想引用这本书的人关心版本和页码。想把它当礼物送的人还关心封面。在这个意义上，某物重要，不是对某处境中的人而言，而是对一个问题而言：谁问同一个问题，就觉得同一件事重要。这是第1章找到第一个标准的那个层面。

第三层是本质性，它使书成为书，无论谁问、为何而问（第1.4章）。

第二层，对某个问题的重要性，最容易与其他两层混淆。说“这又不重要”（DE: „das ist doch unwichtig“）的人通常意思是：对这个问题不重要，并把它当成唯一的问题。说“这就是重要的东西”的人，有时指问题，有时指事情，而且常常不注意这一差别。许多关于什么是重要的争论，是两个问题之间的争论，而这两个问题把自己当成对事情的陈述。反过来，有人把存在于事情本身中的东西当成许多问题中随便一个。

对于本质性可以给出一个初步检验：如果这个东西变了，其余的是否随之改变？在书上可以实施这个检验。它换了新封面，还是同一本书；内容、结构和对读者的价值仍旧不变。如果改动文本，其他一切都随之改变，而在边界情况下得到的是另一本书。文本对书而言，比书脊颜色更本质。

反驳：对收藏者而言恰恰相反。初版和原护封能值许多倍，缺了护封就不值，而文本毫无影响。所以本质性也只是对某个问题的重要性，即收藏者的问题。

回应：收藏者和读者在同一个词下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读者指的是著作，它存在于许多版本中；收藏者指的是这个副本，一件有历史的物品。在这个副本中，护封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因为如果换掉它，副本

是什么就会改变：是一个完整的初版，还是一个不完整的初版。因此这个检验对两者都有效。但它预设人知道把这件事物当作什么来看，是当作著作还是当作副本，而这个问题，检验本身并不回答。

这显示检验能走多远。在已经确定谈论的是什么时，它检验某物是否本质。经常会尚未确定。一部手机摔了，人可以追问机器本质的、摔落本质的或损害本质的东西，每次本质的东西都不同：机器本质的是它能做什么；摔落本质的是它如何发生；损害本质的是它能否修复。不把这些分开的人，就本质的东西争吵，却在说三件事。其余部分依赖于某物意味着什么，以及人如何知道一件事物该被当作什么，检验并没有说出。这两者都是根据的问题。它属于第二部分。

2.3 多个着眼点

实验3的衣橱有一个三种秩序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三个着眼点都正当。早上为了场合而拿衣服的人，晚上想按颜色搭配，春天想按季节重新整理。三个问题中没有一个错误，也没有一个真实；每个都有自己的时机。此外，哪怕单个着眼点也不能干净地分开。同一件衬衫既适合办公室也适合晚上，同一条裤子既适合日常也适合旅行。严格按格层穿衣的人，不必要地把自己限制在恰好放在那里的东西上。场合相互重叠，因为衣服不是只为一种场合做的，而是适合多种场合。

在屏幕上这容易补救：同一批衣服，以三种不同方式显示出来。在衣橱里，每件衣服只躺在一个位置。谁想同时服务多个着眼点，就必须把它们嵌套起来：先按场合，再在其中按颜色，或者反过来，而顺序决定哪个问题只需一次拿取、哪个需要三次。如何做到以及代价是什么，是按特征排序的秩序的问题。

进一步阅读：真理 (2025), 章 10

第3章：序列与格层

3.1 对事情本身一无所知的秩序

词典按字母排序。“狗”（Hund）排在“母鸡”（Huhn）和“饥饿”（Hunger）之间，对狗什么也不说明，也没有人期待它说明。尽管如此，每个人都能在词典中找到他要找的，只要他知道那个词——他不需要对事情本身有任何了解。一种按日期归档收到件的档案也类似：3月3日的信放在3月4日的信之前，无论两者是关乎什么。图书馆在书库中按入藏顺序排架，每册书有一个流水号，也完全不需要了解内容。

这类秩序有三个优点，三个优点都来源于它对事情本身一无所知。谁知道排序所用的特征，谁就能使用它们：首字母、日期、编号。新件可以插入，不必移动旧件；下一封信放到末尾，新词放到字母表中它的位置。而且没有人需要争论某物属于哪里，因为特征已经决定。

代价同样清楚。这样的秩序给出取用，但不给概览（第1.2章）。字母表中相邻的东西彼此毫无关系；谁想知道词典里有关于动物什么内容，就必须把它从头翻到尾。这种秩序对每件事只保留一个特征，而且只保留排序所需的那部分。这是非常强的凝缩，对事情本身什么也没有保留。

只要不提出别的要求，这就不是缺陷。词典是用来让人找词，不是用来解释世界。只有把这样的秩序当成事情本身的秩序时，它才成为缺陷：例如有人相信一年里的信件因为按日期排列而有了秩序，然后却必须从二十个位置搜集一起同一笔事务的通信。

3.2 格层中的格层

人们使用的大多数秩序采用的都不止一个特征。书架按主题排，主题内按作者，作者内按出版年份。归档系统按年份分，年份内按发件人分。这类秩序把着眼点互相嵌套，并由此在可能范围内解决第2.3章的问题：在每件东西只能有一个位置时，几个着眼点只能先后得到服务。

对于嵌套，有一条规则听起来简单，却常被违反：在一个层级内，特征不得改变。谁按主题整理书，又因为有些书好看而穿插一些按颜色排的书，就不是不准确地整理，而是把两种秩序互相推入，任何一种都不再承载：按主题找书的人找不到它，按颜色找书的人不知道它在那里。相反，层级之间的特征可以也应该改变；嵌套的意思恰恰正在于此。

第二条规则由第一条得出。一个层级的各格层不应重叠，并且它们合起来应当容纳到达此层级的一切。如果两个格层重叠，特征就不清晰；如果剩下某物放不进任何格层，就缺少一个格层。几乎所有归档系统都设有的“杂项”格层，就是承认缺少一个格层——它常常是整个秩序中最诚实的格层。

哪个着眼点放到最上层，决定代价。按年份归档、年份内按发件人归档的人，一次拿取就能找到某一年的一切，而来自同一发件人的一切则必须逐个年头搜集。反过来按发件人、再在其内按年份归档的人，找发件人容易，找年份困难。总是要付出代价；唯一的问题是针对哪一种寻找。嵌套秩序能做到的最好程度，是把最常寻找的着眼点放在最上层，其他着眼点按需要错开。

3.3 秩序掩盖了什么

一封信涉及你母亲出租的房屋的税。它应该归入“税务”文件夹，还是“母亲”，还是“房屋”？而这还只是按事情的秩序排列。此外还有每个登记处无论如何都使用的两种秩序：日期和发件人。这两者也只能彼此嵌套：先按年份，再在其内按发件人，或者反过来；发件与收件放在一起或分开。每种选择都能辩护，而每种选择都使这封信在其他位置不可见。谁三年后到“母亲”下找它，就找不到，尽管它同样属于那里。

反驳：这个事例很小，但能挂在它上面的反驳不小。一种给每件事物恰好一个位置的秩序，断言每件事物恰好有一个它所属的着眼点。然而事物更像网，不像树：几乎一切都与许多其他东西相连，而哪一条联系重要，随问题而变。不允许这一点的秩序，并不描述存在的东西，而是在对它做出决定。它运转得越好，人就越注意不到做出过一个决定。这一点不只打击归档系统。本书此后将发展的每一种秩序，包括能说出自己根据的秩序，都给每件事物一个位置；那么，有根据的秩序就会是最危险的，因为能给秩序奠基的人，最容易把它当作事情本身。

回应：这个反驳中有许多正确的地方。每种秩序都选择，而凡不出现于其任何着眼点的东西，都从视野中消失。但反驳忽视了这在何处显示出来。信在“母亲”下找不到，人是在寻找中注意到的，在那种秩序根本可能失败的同一经验中（第2.1章）：有事情不成功。秩序的危险不

在于选择。危险在于它不再注意到自己的失败，在于找不到的东西被当作不存在，而不是被当作指向第二个着眼点的标志。

由此得出的不是放弃秩序，而是对秩序提出一个条件：它必须使剩余保持可见。这是有代价的。“母亲”文件夹中指向税务文件的交叉引用必须建立并维护。自有了复印机，可以存档一份副本，但文件增加了。一封信属于多个位置，每个登记员都知道。悬而未决的是这一认识允许他付出多少代价。以此能走多远，直到不再指定固定位置的秩序，第9.3章展示。

同样的情况适用于任何按顺序阅读的展示。一本书有目录，而目录只认识一个序列。在事情上并列或交叉的东西，在纸上必须先后排列；属于两个位置的东西，只站在一个位置。本书也是如此构建的，它也像登记处那样应付：用指向其他章的交叉引用，把在自己位置放不下的东西放到其他地方。

本节的这个反驳，在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那里找到了最尖锐的形式。他们以块茎（即没有主干、每个点都能与其他任何点相连的根系纠缠）对抗树。

3.4 序列使什么显现出来

本章所有秩序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着眼点是选择的。字母表、日期、主题、发件人，是人们为了以这种方式寻找而据以排序的特征。秩序由此从外部被加到事物上，这既是其优点，也是其代价。

然而恰恰这样的秩序能显示出没有人放进它里面的东西。谁几年如一日只按日期、不看内容地归档邮件，在翻阅时会看到每年同一时间都有相同的信到达：春天是税务通知，夏天是杂费结算，秋天是保险保费。日期是他选择的。其中有什么在重复，不是他选择的，他也无法强行造出；它存在于机关、房东和保险公司工作的期限与节奏中。第3.2章“杂项”格层同样如此。一年后里面有一堆东西，而它常常不是偶然混合：一半是工匠的来信。这也无人划分。它自己显示出来，并说出缺少哪个格层。

两个发现具有同样形式。在被选择的着眼点中，显示出一种重复，它不是被选择的，而是来自事物。遵循这种重复的秩序（每年固定期限一个格层，工匠信件一个格层）不再只按人带到事物上的特征排序。它接受了在事物中被发现的东西。这样的重复被称为模式。

第4章：模式

4.1 重复着的东西

□□4□□□□□□□□□

试着用一会儿时间把这一行的字母只看作笔画，看作没有意义的黑色线条。
这几乎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持续不了。笔画组成字母，字母组成词，在人来及阻止之前；不辨认比辨认花费更大努力。

这里强加于人的正是一种模式：一种在许多情况中重复出现、因而被辨认出来的形状。一个“a”在每种字体中都看起来有点不同，但每次都是“a”。这种能力涉及很广。有邻居的人几周后就对他周中大约五点半回家、只有周一七点左右回来有数，而从未决定注意此事。第一次听一段旋律的人，第二次常常能跟着哼。

模式是一种凝缩（第1.3章）。人记住一条规则——周中五点半，周一七点——而不是十四次单独到达时间。为什么必须如此，在人缺少模式的地方就能注意到。没有人能记住有二十个转弯的路线；人要的是模式，“一直沿主路走，到尽头左转”□DE: „immer der Hauptstraße nach, am Ende links“），哪里找不到模式，就只能写下来。

在科学中同样的事情看起来更大。第谷·布拉赫几十年收集的火星轨道观测数据，是成千上万个角度和时间点。约翰内斯·开普勒在其中发现了一条规则：行星在椭圆上运行，太阳在其中一个焦点上。无人能装进头中的表格，变成了一句从中可以恢复表格每一处的话，而且比任何早期规则都更精确。

与前一章的秩序不同，模式不是被选择的。人可以选注意什么，注意邻居到达时间而不是他夹克的颜色；在这个着眼点中是否有某物在重复，不取决于选择。着眼点仍然是被选择的，重复是被发现的。

4.2 发现的还是制造的

反驳：模式不会在外面等待被辨认。第一次听爵士乐的人听到的是噪音；过一段时间后，他听到节奏、复现、应答，突然它有了意义。模式只是通过他的听才形成。人通过辨认来制造模式。

回应：可以用爵士乐检验这是否如此。音乐家按照一个形式演奏：固定小节后回到主题，彼此应答，保持速度。一段时间后听到这一点的听者，学会了他们所做的事。如果模式是他制造的，他就能同样把它听进任何其他噪音。这做不到，至少不以同样方式。人可以看见云中的面孔、听见收音机嘶嘶声中的话音；但这些模式无法继续。云不会做出面孔下一步会做的事，嘶嘶声中的话音不说出第二句话。爵士乐中的模式则相反，可以继续：听过的人知道主题何时回来。

反驳中正确的是模式被学到，在学到之前人听不见它们。也正确的是一个人听时所用的着眼点来自听者。但模式会错，正说明它不由辨认制造。凡只通过我的辨认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在任何事物上失败。云中的面孔在下一分钟就失败。

因此模式既非简单现成，也非由听者制造。他带来着眼点，复现来自事情，而两者是否合拍，下一小节显示出来。

4.3 模式在哪里保持开放

序列1、2、4：它如何继续？大多数人说8，因为数每次翻倍。但7同样合适：间距每次增加一，先加一，再加二，再加三。两条规则都解释现有一切，要到下一个成员才分道。更多成员原则也帮不上忙。对任何有限序列都有任意多条继续它的规则，而单独情况不够在它们之间决定。

能建立在这个情况上的反驳还有第二面。即使一条站得住的模式，在应用到新事物时也不保持原样。“家庭”一词在每次使用中都被认出。然而每个归到它之下的新情况——混合家庭、两位寡妇的合住——都会移动它的含义。模式辨认难道不是根本上不确定，是一种永远不知道是否认对了东西的辨认？

它是不确定的，任何方法都改变不了。但从中并不推出没有任何东西在规则之间做决定。想知道接下来的数是8还是7的人，问这个序列来自哪里。如果它在数分裂的细菌，那就是8。如果它来自训练计划，每周比上一周多加一步，那就是7。模式不是仅从数中辨认出来，而是从数和它们是关于什么的中辨认出来。凡连这也不能决定的地方，由下一个情况决定。谁随后重新学习，并没有失去模式，而是才第一次找到它。

词也类似：人注意到“家庭”移动了，是由于某个新情况引发了争执。此时模式受到检验。

因此模式是一种必须在下一次情况上证明自己的预期，而不是事实陈述。

其第一种形式的这个反驳，人们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规则遵循的反思中了解；第二种形式来自雅克·德里达的可重复性思想：一个被重复的符号，在每个新语境中都稍有不同。

4.4 太粗，太细

模式凝缩它应凝缩的东西时，有两种方式可能失败。它可能太粗：记住邻居周中五点半来的人，整整两星期对着黑着的窗户疑惑，才想到是在休假。它也可能太细：把每一次到达时间都记到分钟的人，5：28、5：34、5：31，得到的是十四个数字而不是一条规则，并没有比以前更有智慧。

两者之间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说出的中点。模式可以多粗，取决于人需要它做什么。想请邻居帮个忙的人，满足于“傍晚前后”；想把包裹递给他人，则需要半小时。这又是第1.4章的第一个标准：为哪个问题而凝缩。一个模式好，如果它为自己的问题保留了问题所要求的那么多，并在它不再成立的地方可觉察地失败。

4.5 模式在哪里失效

邻居周一七点来。为什么？也许他周一下午开会，也许周一去运动，也许去看母亲。只要无所谓，这无关紧要；模式即使不被解释也成立。然而一旦有变化，它就重要起来。如果他换工作，会议取消，模式也随之消失；运动则不会。模式是否继续成立，只有知道它为什么成立的人才知道。

这里就是本部分所有秩序的限度。着眼点说人注意什么，序列和格层说某物属于哪里，模式说什么在重复。它们中没有一个说为什么如此。模式最接近，因为它在事情中被发现。但它只说如此现象在重复，因此说不出在什么条件下它会停止。

4.6 回看第一部分

为什么本部分恰有这些阶段，为什么以这个顺序?

每个秩序都把这一样和那一样放到一起，为此它需要某种它所注视的东西。因此着眼点站在开头：它是每个秩序的条件，没有它只有排列（第2.1章）。使用某个着眼点的最简单方式，是按它排序：按一个特征，一个不够就按几个，彼此嵌套。这就是序列与格层中的秩序。它从事情中只取特征，其余一切都留在外面。但在事情本身中显示有某些东西在重复；一种秩序若遵循这种重复，就不再只是从外面带到事情上。这就是模式。

这个顺序是一种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秩序的顺序。着眼点被选择，序列遵循被选择的着眼点，模式在其中被发现。顺序不能倒过来，因为每个阶段都预设前一个：模式是在一个着眼点中的重复，而形成序列的人已经有了着眼点。

反驳：儿童早在会排序或按字母查东西之前就辨认模式。顺序颠倒了。

回应：这个顺序不是学习史，而是依赖关系。辨认模式的儿童也注意某种东西，注意母亲的声音而不是交通噪音；没有这个着眼点，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东西在重复。他不是选择而是先天带来这一点，并无改变。模式早于字母表被学会，只说明被发现的秩序比从外面带来的秩序更古老。对于秩序对事情知道多少的问题，这是无关紧要的。

三阶段共同之处在于它们说出什么属于一起，却不说为什么。它们正是在这里失败，不仅在困难情形中，而且在每次变化中：不知道某物为什么彼此归属的人，在情况改变时不知道它们是否还会在一起。第二部分追问这一点。

第二部分：为何彼此相属

第5章：原则

5.1 模式由何产生

有人打开淋浴，水是冷的，他调到热。仍然冷，他继续调。然后水变热，太热，他调回，过一会儿又太冷。经过三四轮后，他得到了想要的温度。这是一个模式：在太热与太冷之间来回摆动，这种摆动在每一处陌生的淋浴中都会重现。

为什么它会摆动？因为他正在混合的水要过几秒钟才从淋浴头出来。他根据自己感觉到的进行调节，而他感觉到的是几秒钟前的水。每一次纠正都来得太迟，因此越过目标。这样就指出了产生该模式的某物：一个由测量与调节组成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某一调节位置的結果延迟到达测量者。凡这样的循环带着延迟运作，并且比延迟所允许的更有力地追加调节，就会产生同样的摆动。一个传感器位置不对的暖气会过度加热并冷却到过冷。一个市场上，农民按照今天的价格安排养殖，而价格一年后才产生影响，就产生丰年和歉年。

产生模式的那个东西，在这里应称为原则，取自拉丁语中表示开端、起源的词。原则又是一种凝缩，但种类与模式不同。模式把许多情形概括为一条规则；原则把许多模式概括为它们产生的根据。淋浴、暖气和市场具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偏转幅度。原则在它们之中是同一个。

5.2 概括与原则

并非每个普遍句子都是原则。“练习造就大师”（DE: „Übung macht den Meister“）聚集了许多经验，而且大多成立。但它不说练习为什么有效，因而也不说何时无效：练错了东西，练而无反馈，疲惫不堪时练。它是一条概括，一种范围很大的模式。

延迟反馈的原则则相反，它说出在什么条件下摆动出现、什么条件下不出现。如果效果无延迟到达，就不会摆动；站在短管淋浴下的人第一次就调到想要的温度。如果以小步调整并等待，摆动变弱。因此原则不仅说发生什么，也说人必须改变什么，才使别的事情发生。而且它可以

应用于从未见过的情况。理解了它的人，在有长延迟的控制器上尚未观察到摆动之前，就预期摆动。

原则还说出更多。如果修正不是逆着偏差、而是顺着偏差起作用，就不会摆动，而是逐渐增强。拾取自己喇叭声音的话筒越叫越响；人人都因别人取款而取款的银行走向破产。同一个测量和调整循环，依据方向产生两个相反模式，从方向可以事先说出哪个会出现。

第4.1章行星轨道的模式以同样方式找到其根据。行星在椭圆上运行，开普勒已经确立；为什么如此，则由一个也解释落石和潮汐的原则才说出来：质量引力，随距离平方减小。从它得出开普勒椭圆，还得出更多，即这些椭圆并不完全精确，因为行星彼此干扰。

由此可以区分原则与概括。概括说在已知情况中什么同时出现。原则说是什么产生了它，因而也说它在哪里停止。

5.3 当一个原则解释一切时

一个人匿名捐出收入的一大部分。效用最大化的解释对此毫无困难：他从给予中获得的满足多于从金钱中获得的满足。另一个人无财产地过隐士生活，并最大化自己的安宁。第三个人为一个陌生人牺牲生命；对他来说，做正当之事的感觉更重要。这个原则每次都合适。

反驳：对此可以建立一个反对一切寻找原则的反驳。一个在一切上证明自己的原则，通过把新东西回溯到熟悉之物来解释新东西。凡是看起来不像熟悉之物的变体的，就被重新解释，直到它像。现实不断产生新的东西，一桩行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先前似乎不可能的思想。寻找原则恰恰使人在这一点上失明。

回应：这个反驳击中了，但它击中某种特定东西。本章开头的延迟反馈预测，延迟过长的控制循环开始摆动。这可以检验，哪里不出现摆动，解释就错了。把捐赠者、隐士和救人者等而视之解释的效用最大化，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能失败。它不说某人将做什么，而是事后解释他做了什么。一个原则的价值与它所排除的情况一样多。一旦它不再排除任何情况，就不再是原则，而是一种说法。

由此新东西得到了一个识别标志：它是被验证过的原则在其上失败的东西。寻找能够失败的原则的人，不会对新东西失明。他首先有了一个感受新东西的器官。

科学认识这个过程。当天王星的轨道偏离质量引力所要求时，人们假定了另一颗未知行星，计算了它必定在哪里，并在那里找到了海王星。当水星轨道以极微小量偏离时，也尝试了同样做法，这次什么也没有找

到。偏离一直存在，直到一种新的引力理论解释了它。它之所以可见，只是因为旧原则足够精确，能在其上失败。

新东西不应被设想为某种已知之物的变体，而应被设想为自有其权利的差异，这是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引导思想。

5.4 原则在哪里失效

原则解释长管淋浴为什么摆动。但它不说这个淋浴今天早上是否摆动。为此必须知道它的管子多长，水龙头已打开多大，淋浴者是耐心等待还是匆忙转动，热水器是否满了。原则是普遍的；情况是这一情况，其中发生什么取决于原则及其条件。

原则的缺陷就在这里，是其力量的另一面。因为它抽去条件，所以在许多情况中成立；因为它抽去条件，所以不能完全解释任何情况。想知道此时此地所发生之事为什么发生的人，必须把原则和条件放在一起。两者一起应称为根据。

第6章：根据

6.1 空洞的根据、任意的根据、充足的根据

一株室内植物死了。为什么?

第一个自动给出的回答是：它就是不具生命力。这听起来像根据，却什么也没说。“不具生命力”只是说它死了，换了个名字。这类回答比人想的多；说某人失败是因为他承受不住压力的人，常常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仅仅重复事情本身的根据是空洞的。

第二个回答说出了别的东西：没人给它浇水。这说出了些东西，但不够。旁边的仙人掌也没浇水，却活着。而邻居的植物每周都浇水，还是死了，因为花盆没有孔，根泡在水里。不浇水是众多条件之一，把它单挑出来的人，只是挑出了一个；为什么恰好是这一个，他没有说。把一项条件当作整体的根据是任意的。

第三个回答把条件放在一起：这株植物每周需要水；八月份它放在南窗，那里的土三天干透；三个星期没人浇水。这里没有单挑任何一项，而且这里加入了第二个回答跳过的某种东西：它是哪种植物。仙人掌同样三个星期也能活，因为它是仙人掌。事情本身的构造就是一个条件，而且常常是最重要的条件。把所有条件、包括事情本身放在一起的根据，应称为充足的。

空洞、任意、充足：每个阶段补救前一个的缺陷。空洞的回答不说新东西；任意的说了一些但不够；充足的说出了要发生所发生之事必须共同具备什么。

6.2 多少才算充足

反驳：充足的根据不可达到。条件中也包括太阳晒了，地球在转，室内植物本来就存在。想列举所有条件的人将没有尽头。

回应：倘若必须列举任何事得以发生的全部条件，的确没有尽头。但问题是这株植物为什么死了，那意思是：它为什么死了，而不是像去年夏天那样活着，不像旁边的仙人掌那样活着。在两种情况中相同的条件并不解释差别。太阳去年夏天也晒了。只要说出这一种情况与所比较的

情况有何不同，根据就充足。这是有限的，而且可以检验：如果有人浇水，或植物放在北窗，它就会活下来。

这使充足的根据依赖于用哪个比较情况来提问，而问题大多正是这个意思。问植物为什么死的人，几乎总是指：与人们所预期的相对。谁指的是另一种比较，得到另一个根据，而没有一个是错的。错的只是把在两种情况下都相同的条件冒充为差别的根据。

6.3 推论

有一种给根据的形式非常古老、非常熟悉，常被当作根据自身：推论。所有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谁承认前两句，就必须承认第三句。

推论并不说前两句是否为真。它保证过渡，不保证起点。因此它不是与充足根据并列的一种独立根据，而是人可以把一个充足根据写下来的形式：如果这株植物每周需要水，又三周没得到水，那么它死了。只要“如果”完整，“那么”就确定。它是否完整，推论不说；检验这一点的工作，正是把给根据与单纯推理区分开。即使是有效推论，也只有当联结前两句的项命中事情时，才给出根据。谁推出玫瑰是红的，一切红的东西都美，所以玫瑰美，是有效推出；以“带刺的”为联结项，他会同样有效地推出相反结论。一个事情仅仅也有的联结项，不过是第6.1章任意根据的另一副样子。

6.4 根据服务于谁

一种治疗不见效，诊所记录：病人没有按规定服药。这没错。没记录的是，他是个轮班工人，本应每天三次空腹服片，而这无法与他的轮班协调。所给出的根据是真的，而且恰是使诊所脱责的根据。

反驳：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反对整个给根据技艺的反驳。根据由提供它们的人挑选，而这些人有利益。一项给根据在形式上可以无可挑剔，以事实为基础，却通过挑选哪些事实算数而服务于一种支配。系统地给根据，这个反驳说，只是把人这样做的工具磨得更精细。

回应：其中两点正确：根据的挑选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必须检验；而且这种检验包括根据使谁受益的问题。但例子中的缺陷是通过什么变得可见的？通过进一步的根据，即轮班表。对诊所给根据的批判本身就是一项给根据，而且是更完整的给根据。它不否认服药错了。它显示这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以及谁本可以改变这些条件。

用本章语言来说：诊所给出了任意根据，一个真实条件被单挑出来，而挑选落在不损害它的地方。关于一个根据服务于某人的怀疑，因此并不终结给根据。它给给根据布置任务：寻找缺失的条件。只有在拒绝这一任务并从根据的有用性推出其虚假时，它才变成它所批判的东西。

理性本身可以成为支配工具，是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W. 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展开的思想。

6.5 事情本身的根据

在植物死亡的条件中，有一个与其他条件不同类：它是哪种植物。南窗、八月、三周不浇水是境况；它们本可以不同，而植物还是同一株。它每周需要水则不是境况。它属于它，如果这变了，就是另一株植物。

由此可以兑现第2.2章不得不留待开放的东西。那里说，本质的是其余部分所依赖的东西，但“依赖”是什么意思尚未澄清。现在可以说：某物依赖另一物，如果另一物属于其根据。对一件事物而言本质的，是其根据中属于它自身而非属于境况的那部分。对书来说是文本：内容、结构和对读者的价值都从文本得出，无论书放在什么封面中。第2.2章第二个开放问题也得到回答，即人把一件事物当作什么。人把它当作其根据正被寻求的那个东西。读者寻求书所给予他的东西的根据，并找到文本；收藏者寻求这个副本为何值钱的根据，并在其中找到护封。

6.6 个别根据在哪里失效

只要追问单个事件的根据，条件齐备就够。当追问许多东西的根据时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这株植物有叶、茎、根，而且恰是这些；为什么它有二十个变种；为什么它春天发芽、秋天萎缩。这里要解释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整体，根据不再是条件序列，而是事情本身所是：一种为维持自身而需要光、水和土壤的有生命之物。从它出发，部分才可理解，变种才可理解，季节才可理解。

这样的根据不再只是从外面整理，也不再只确立什么在重复。它从事情所是中构造出一个整体。这如何发生、有多少种方式，第三部分追问。

6.7 回看第二部分

为什么原则与根据恰在这里，为什么以这个顺序?

第一部分以某物为何属于一起的问题结束。这个问题可以在两个阶段回答。可以说明什么产生模式，无论在哪里出现：原则。也可以说明它为什么此时此地发生：根据，它把原则与其条件放在一起。顺序不能反过来，因为充足根据把原则作为其条件之一包含在内，即位于事情本身中的那个条件；原则则不需要个别情况。

反驳：人们先问个别情况的根据，为什么我的植物死了，之后才问原则，如果还会问的话。

回应：人是这样问的，但不一定必须这样推进。本部分的顺序同第一部分一样是依赖顺序。陈述死植物充足根据的人说它每周需要水：这是其种类的一条原则，无论他是否这样称呼它。个别情况的根据是更丰富的形态，因此排在第二位。

两个阶段都说出某物为何属于一起。它们都没有说出许多成员都应从同一根据来理解的整体如何建立。为此需要一种不再解释个别情况、而是构造整体的秩序。

第三部分：一个整体如何被构成

本部分处理的问题——如何划分一个对象，如何区分种类，如何检验一种结构——曾经是学校教授的内容。曾被教授多个世纪的逻辑学有三个部分：概念论、判断论和推理论。第一部分处理定义、划分以及类和种类的关系。

这一学说已经消失，而且不是因为被驳倒了。它被两个后继者磨损殆尽，而两者都没有把它接过来。集合论通过元素规定集合。这精确而强大，却不包含秩序规定：列举任意事物就是一个集合，同任何其他集合一样；一种划分是否合乎事情，用这种语言无法追问。形式逻辑在联结句子上发展得远比旧逻辑所拥有的一切更精细。但它从现成的句子和现成的概念开始。如何从混乱不清的对象产生后来可据以计算的概念，并不是它的对象。

两者之间就是这里所涉及的工作。它无法被形式化，但也不是任意的：有较好和较坏的结构划分，而且能够指出这在哪里表现出来。

一个整体可以从多种方式加以追问；每一问题都得出另一种结构划分。第一个问题最接近第一部分已经认识的事情，即分类整理：有哪些种类?

第7章：种类



图 1: 种类的象征：三个分开的形状，没有边框。它们之间的距离承载着含义。

7.1 鲸鱼

长久以来鲸鱼算作鱼。它生活在水中，有流线形身型和鳍，会游。今天它算作哺乳动物：它呼吸空气，是恒温的，胎生并哺乳幼仔。两种划分都由特征构成。为什么第二种更好?

以往据以划分鲸鱼的特征依附于栖息地。凡生活在水中且快速移动的，都得到流线形身型，无论鱼、哺乳动物还是鸟；企鹅也有。这类特征是境况的后果，因此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动物上。今天据以划分鲸鱼的特征则一起出现，而且不是偶然。鲸鱼与它所源自的陆地动物共有恒温血、肺呼吸和哺乳；它把这些特征带入了水中，尽管它们在那里反而碍事。它们不是从境况得出，而是从它所是中得出。

这重新采纳第6.5章发现的东西。良好划分按属于事情本身根据的东西划分，而不是按属于其境况的东西划分。鲸鱼被重新划分，不是因为某个人偏爱另一种着眼点，而是因为变得清楚哪些特征由哪些特征得出。这是与第3章格层秩序的区别：那里的特征被选择。这里特征被寻找，因此人也可以错失它。

按种类进行的秩序应称为分类。它的问题是：有哪些种类？其成员并排而立，互相排除，不互相产生：狗是一种哺乳动物，不是哺乳动物的一个阶段。

7.2 正确与良好

对划分有效的是格层已经知道的规则（第3.2章）。在一个层级上特征不得改变；一个层级的各格种应互相排除，合起来覆盖被划分的一切。可以给这些规则的最严格形式是二分法：人按一个特征把整体分成有这特征的和没有这特征的，再对每一半照样分。有身体的和无身体的，有身体的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分为有感觉的和无感觉的。二分法不留空当，因为不是甲的就是乙的。

二分法有代价。它强迫每一题材进入一连串是—否决定。很少有题材如此构建。而且它不平等：一半由特征确定，另一半只由其缺失确定。“无感觉的”不说某物是什么，只说它缺少什么，而只这样被划分的东西容易当作剩余来对待。今天生物学所做的有生命之物划分不付这个代价。它不是分成两个，而是分成有多少就多少：一个目分为任意多个科，一个科分为任意多个属。而且它逐层改变特征。在一层上起区别作用的，在下一层不再起区别，而在那里起分离作用的东西，在更高层还无关紧要。这不违反规则，因为在每个单一层级上特征保持不变。它使自己适应题材：对生物没有哪一单一特征在全部层级上起分离作用，谁强行拿一个特征来，就会得到形式上正确却什么也不解释的划分。

这显示正确划分与良好划分的区别。如果成员互相排除并覆盖整体，划分就是正确的。如果界限正走在事情本身产生差别的地方，即特征不只分离、而且击中某物，划分就是良好的。按颜色整理书的人正确划分了，假如每本书都有颜色，却没有把握住书的任何东西。

其后有超出划分的东西。一个规定通过它所排除的东西才是它所是。“哺乳动物”只有因为有不是哺乳动物的动物才有意义。因此划分是试图在事物开始成为另一事物的地方划线；如果它在事情没有界限的地方划线，它就失败，而并不包含逻辑错误。

7.3 事情本身不划界限的地方

橙色到哪里结束，红色从哪里开始？把一百个色度并排摆开，从纯黄到纯红，每个与相邻几乎不可分辨。某处你必须划一条线，而每条线都必须辩护：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再往前一个色度？不同语言划线不同。有些语言没有自己的橙色一词。

反驳：这类过渡不只颜色有。在小丘和山之间，在孩子和成人之间，在一个物种和它所源自的物种之间，没有一条线，只有过程。在这里形成类别的分类，划出在事情中不出现的界限，并强迫每件事物归属这一边或那一边。它对过程施加暴力，并把暴力冒充为秩序。

回应：上一节的规则已经包含回答。良好的划分是界限正走在事情本身产生差别之处的划分。在事情不产生差别的地方，有两条诚实的路。人可以把界限标明为约定：十八岁成年，不是因为那天发生了什么，而是因为总需要在某处有个界限。或者人不给事物分类，而给程度分类。只有在把约定的界限当作发现的界限时，分类才变得不诚实。

因此边界情况并不反驳分类。它们给出事情在哪里不切割的信息，而在它们堆积的地方，人就知道此处的划分是约定。

这个问题很古老。希腊人把它作为谷堆的“沙堆”悖论来认识：拿走任何一粒谷子，都不会使谷堆变成非谷堆，但最后一粒也没有了。

7.4 当划分停不下来时

谁学会了划分，就可能做过头。他和朋友散步，朋友说话时，他在旁边不停分类：一会儿职业，一会儿家庭，一会儿两者。他是为了分类而听，朋友想说的东西在这过程中从他那里溜走，因为它进不了他的任何类别。分类在这里不再有自己服务的问题。它整理，因为它能。

划分的强迫有一个可理解的根据。能把某物归入一种种类的人，知道可以期待它什么；而未分类的东西则令人不安。但一种种类所给出的期待，只和这个种类一样好。三句话后就把一个人归入某种种类的人，从第四句起只听到符合它的东西。因此“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况”（DE: „Ich weiß nicht, was für ein Fall das ist“）常常是理解的开始，而不是理解的失败。

7.5 种类在哪里失效

知道鲸鱼是哺乳动物的人，对鲸鱼知道了很多：它呼吸空气，哺乳幼仔，有恒温的血。它的心脏如何工作，它的肺如何构造，它怎么能屏息这么久，知道了这些，他还不知道。种类说鲸鱼与其他动物共有什么，在和它们区别中是什么。它不说鲸鱼如何建立。

这是分类的限度。其成员并排而立，各自都是自足整体，而划分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每个个体内部。心脏是狗的一部分，不是狗的某种种类。想知道那一个事物如何建立的人，必须问另一个问题：它由什么组成？

第8章：部分



图 2: 部分的象征：一个单一闭合形状，在内部有所区分。

8.1 自行车的两种拆解

自行车可以用两种方式拆解。可以按材料拆：钢、铝、橡胶、塑料，鞍座上有一些皮革。这种拆解完整，每件东西都归入某种材料，对回收中心它是正确的一种。但也可以按它所做的事拆：车架承载，两个轮子滚动，传动装置传递双腿的力量，刹车停住，车把转向。这种拆解同样完整，对想理解或修理自行车的人来说，它是正确的一种。

第二种拆解有第一种缺少的某种东西：它说为什么这些是各个部分。一辆人用自己的力量驱动的车必须承载人，必须滚动，必须传递力量，必须能够停下和被转向。缺了其中一样，它就不是可用的自行车；没有刹车的轮子危险，没有车把的轮子直直驶入下一道弯。部分从整体为之存在的东西中得出。按材料的拆解则相反，对自行车说的，对一堆废金属也同样成立。

按部分进行的秩序应称为组合，源自拉丁语中表示放在一起的词；涉及文本时，大多说结构。它的问题是：它由什么组成？与种类不同，部分不是各自自足的整体；它们是单一整体的成员，并且只在整体中才是其所是。不挂在任何自行车上的车把不转向任何东西。

8.2 结构之好由何而来

同样的区别适用于每个结构。要就一个大题目作报告的人，可以按历史、按子领域、按应用或按争论来结构。每种结构都可能，只不过每种给题目提出不同问题。哪一种是正确的，首先取决于报告该达到什么：这又是第2章的着眼点。但在每种结构之内都有更好和更差。一个按子领域、却只是罗列其子领域的结构，比一个显示该领域为何恰好分成这些部分的结构更差。

部分的数量由事情确定，不是由对圆整数字的愿望确定。自行车有多少部分，就有多少任务要完成；身体有多少器官，就有多少功能需要。谁不顾一切想把报告分成三点，因为三点好记，就有一个根据，却是关于听众的根据，不是事情的根据。这可以辩护；只是不应和关于题目的信息混淆。

8.3 当结构比被结构的东西更重要时

结构也可以做过头。准备报告、却不为内容而几个钟头思考该设置三个还是四个主要点、3.2.1节是否更该设为3.1.2节的人，已经把结构和被结构的东西分开了。结构可见，可以展示、检验、改进。一个思想更难以把握，特别是它常常在写作中才形成。因此对结构做功夫，是逃避对思想做功夫的方便出路。

补救办法简单而不舒服：先展开内容，再从内容导出结构。源于内容的结构，在内容有断裂处有断裂。这是它的优点。内容之前就敲定的结构光滑，对内容什么也不说。

8.4 非虚构书籍的结构

非虚构书籍是只有单个序列的组合（第3.3章）：作者眼前并排看到的东西，读者必须先后读到。它的部分就是章，每章都应有一项从整体得出的任务，就像刹车从骑行得出。一章若删去而不使思路缺少任何东西，就不是部分，而是附加物。

在构造非虚构书籍结构时，有三种错误如此有规律地重现，以至可以把它们认作模式。它们在文本大批量快速生产的地方累积，尤其是程序写文本的地方。第一种错误是每章都使用相同的施工方案：开场、概念澄清、三个子类及其优点缺点、反驳、解答、过渡。这种方案在内容之前就固定，对其所说的，和按材料拆解自行车一样：每章都能套进去，

不论讲什么。第二种错误是用清单代替过渡。把三点上下排列的人，不必说第二点如何从第一点得出，而恰恰这些过渡本应是论证。第三种错误是预告：一段话说这一章将展示什么，而不展示它，结尾另一句话说它展示了什么。

对照检验与自行车相同。能否就每章说出它为什么站在这个位置，它把什么交给下一章？能否在每处过渡说出上一章在哪里失败或留下什么开放？能，则结构源于内容。不能说，则结构是强加的，而读者最迟到第三章就注意到，它看起来像第二章。

8.5 拆解在哪里失效

车把只有在自行车上才转向。但自行车也只有在路上、上有人蹬踏、转向和刹车时才行驶。刹车只有与路有关联才有其任务，路的坡度和湿度决定它必须抓得多紧。鞍座为这个人调好；换一个人就得调更高或更低。自行车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的部分，而这个整体又只在与别的东西的联系中才是它所是。

同一部分还能属于多个整体。心脏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移植后是另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一个员工是其部门、其家庭和其俱乐部的一部分，而在每个整体中他是不同部分。对整体的拆解说它由什么组成；它与其部分和什么相关联，它不说。那是下一种秩序所问的。

第9章：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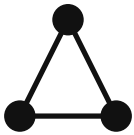

图 3: 关系的象征：几个形状，由线连接。

9.1 一切皆相关联

得到另一城市新工作机会的人，不只想到这份工作。他想到不得不同去或留下的家庭，想到新城市的租金，想到朋友，想到孩子们的学校，想到通勤，想到日渐年迈的父母。这些联系每一条都实在，每一条又与其他相连。租金取决于位置，位置取决于通勤，通勤取决于留给孩子们的时间。

遵循这类联系的秩序应称为关系，源自拉丁语中表示联系关系的词。它的问题是：它与什么相关联？它既非按种类也非按部分整理，而是织出线索；它的网就是秩序。

这种秩序的困难立刻显示出来。联系数量无限，一切都以某种方式和一切相连。想对工作做决定的人不能跟从每条联系。他必须知道哪些联系有分量。把联系按它们如何相连接区分开是有帮助的。

9.2 三种关联

有些联系只是被观察到的。受教育更多的人平均挣得更多：数字显示这一点。为什么，数字不显示。也许教育使更高收入成为可能；也许两者有共同原因，例如出身，既使更久上学也成为可能，也使更好工作成为可能。这样的关联应称为事实关联。它实在，但不说它如何形成。

另一些联系是效果。水管中的延迟使淋浴摆动（第5.1章）；利息使信贷更贵，而更贵的信贷放缓建房。这样的关联应称为功能关联。它说什么作用于什么，因而也说什么变化会随干预而发生。

还有一些联系在于事物之所是。买方和卖方相关联，因为没有对方，这一方就不会是其所是；买的人，是向某人买。这样的关联应称为概念关联。它不必被观察，也不必被制造出来；理解事情的人随事情一起理解它。

这三种关联容易混淆，关系思维中的大多数谬误正是这类混淆。从数字中推出受教育越多挣得越多、教育提高收入，就是把事实关联当成了功能关联。他也许正确；他还没有证明。

9.3 树与网络

第一部分的那些秩序给每一个物一个位置。第3.3章中的那封信放在一个文件夹里，而那些本该属于两个位置的东西，在第二个位置上却缺失了。按联系而进行的秩序不必如此。它可以把同一个物与许多东西连接起来。

今天整理文件的人，两者都可使用，而且通常两者都用。文件夹树是层级式的：每个文件都恰好位于一个位置，谁要寻找它，就从上面沿路径而下。主题标引则不是这样：同一份文件带有任意多个标签，谁要寻找它，就通过其中一个标签来检索。树适用于如下情形：事情明确地归属于某处，并且人们知道路径。标签适用于如下情形：事情在多个着眼点下都令人感兴趣，而人们不知道以后会在哪个着眼点下寻找它。

图书馆为第二种形式发展出了一门专门的学说，即分面分类。它不是将对象一次性地归入某处，而是按照几条相互独立的轴——材料、方法、地点、时间——来描述它，并允许每一种连接。一棵具有五个特征的树会有五个阶段和一种固定顺序；分面秩序则有五条轴，而没有固定顺序。在编程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对立。继承是一棵树：一个类继承自一个超类，凡在上面成立者，对下面一切都成立。只要诸物处于一种秩序之中，它就能承载；一旦某件事情同时受到多个着眼点的规定，它就不堪使用。对此的回答是一些可以相互插接的构件：不再问某物是什么，而是规定它能做什么，并把这些能力连接起来。

由此，第3.3章的问题并未被消解，而只是被转移了。任意的标签、排序和筛选只存在于某人为一般数据、尤其为这些特定数据预先规定并构建了相应字段的地方。一个没有发件人字段的档案，无论它在其他方面多么灵活，也不能按发件人进行筛选。哪些着眼点重要，就不再在归档时决定，而是在系统构建时决定。这一决定只作出一次，却适用于所

有未来的情形，因此比登记员此前在每封信件前必须重新作出的选择更容易被忽视。

在不是整理信件、而是整理任务的地方，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国家把它们分配到各部和各机关，公司把它们分配到各部门，每一项任务由此恰好只有一个位置。事情本身的联系并不遵守这种划分。一条新道路涉及交通、空气、健康和预算，每个职能部门都在其中看到自己负责的方面。谁若直到最高层——在内阁中或在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才把各部分汇总起来，就只能看到某个职能部门已经看到过的东西；而它们之间的东西，不在任何一个文件夹里。因此，各行政部门在自己的职责之树上覆盖了一张网络：共同工作组、让其他机构参与进来的义务，以及横跨所有部门而着眼于整体的机构。它承载得好不好，像在档案中一样，在构建时、在预设的那些连接上就已经决定了。

因此，树与网络不是必须从中选择一种的世界观。它们是具有不同长处的秩序形式，选择取决于对象和目的。整理法典的人需要明确性，因此采用树。使研究文献可被检索的人需要多方面的检索，因此采用标签。两者都需要的人就两者都用，而大多数系统正是这样做的。

9.4 当一种关系被误读时

某城区登记的犯罪比其他城区多。数字正确。它大多被读作关于居民的陈述：那里的人就是更犯罪。这个城区也有更多监控、因此发现更多，这一点在这种读法中消失了。而这种读法有后果：在推测更多犯罪的地方，就更多监控，下一份统计证实上一份。

反驳：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反对关系思维的反驳。建立关系的人不只是建立。他选择画出哪些线，并暗示它们应怎么读。因此联系网络可以让事物的秩序显得自然，正因为每条单独联系都正确。

回应：这个反驳精确描述了区分三种关联所要防范的错误。这个城区与登记案件数量之间存在事实关联。把它读作功能关联，即居民的某种效果对数量的作用，需要一个数字本身并不提供的证明。遮蔽不是由于人思考了关系，而是由于把一种关系冒充为另一种。缺失的东西一旦有人画出被忽略的线就显示出来：从监控到登记，从登记回到监控。

批判联系网络因此本身就是关系思维，而且是更精确的。它问一条联系是何种联系，并画出缺失的那条。

知识不是外在于权力，而是彼此相互生产，是米歇尔·福柯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思想。

9.5 当一切与一切相连时

想买咖啡机的人，可以把这个决定与种植园工作条件、耗电、胶囊垃圾、厨房空间、客人口味以及未来几年家庭预算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每一条都有理由。谁跟从所有联系，就买不成咖啡机。

关系思维有自己的过度，一种看起来像彻底的过度。谁看到许多联系，就显得聪明而有责任感，他常常也确是如此。但是网络化背后可能藏着对决定的恐惧：只要还有一条联系没有被考虑，就不用决定。对此有帮助的问题不是某物与什么相关联，而是此时此点哪些联系有分量。这又是第2章的着眼点，现在应用于网络。

9.6 网络败在哪里

一个网络显示出某物与什么相联系，但它只是在一个瞬间显示出来。谁描述一个部门里的争执——谁参与其中，谁与谁结盟，谁指责谁什么——就画了一个网络，甚至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网络。尽管如此，每个听到的人都会问：这是怎么开始的？今天的网络不同于去年的网络，谁只了解今天的，就看到各种立场，但看不到它们为什么如此站定，也看不到它们曾经站在不同的位置。

本部分的所有三种秩序都有这个共同点。种类、部分和联系让它们的对象静止下来。它们问对象是什么、由什么组成、与什么相联系，并且由此预设对象在此期间不发生变化。对于许多对象，这没有害处；一个工具箱可以被划分，时间在这里不起什么作用。对于另一些对象，这本身就是错误。谁注意到这一点，就会提出下一个问题：什么在运动，按什么运动？

延伸阅读：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章 15.8；组织 (2026), 章 2

第10章：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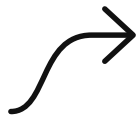

图 4: 过程的象征：一条带箭头的弯曲路径。弯曲，因为直箭头会在只想表达过程之处断言进步。

10.1 它是怎么开始的

“那是怎么开始的？”（DE: „Wie hat das angefangen?“）寻求的是对那场争吵的描述中缺少的东西：过程。被描述为状态时，冲突看起来像各位置的排列。被描述为过程时，它显示各位置为什么像现在这样排列。

别处也一样。病人的诉述给出一幅图像，但往往只有其过程才使诊断成为可能：发烧突然来还是慢慢升，是否每三天回来一次。在有裂缝的建筑上，裂缝的位置所说不如它们生长的方式多。想知道一个有争议的词是什么意思的人，会查它如何变成这个意思。

按过程进行的秩序应简短地称为过程，用传承下来的外来词*process*。它的问题是：什么在动，依据什么而动?

10.2 当事物只能被作为过程把握时

不是每种题材都要求这一问。工具箱可以划分，时间不产生差别；字母表同样。决定性的问题是：某物是什么，会由于时间流逝而改变吗?

对锤子不会。它会磨损，但仍是锤子。人则会：儿童不是小的成人，而是另一种东西，适用于一方的描述错过另一方。机构同样：创社那一年的社团和一百年后的同一个社团，不是成员不同的同一回事。

在回答为是的地方，使题材停住不动的结构不只是不完整。它描述一个状态，并把状态冒充为事情。

10.3 事物依据什么而运动

有东西在变化，还不是秩序；一切都在变化。只有说出了依据什么在变，过程秩序才产生。“先是这样，然后这样，然后那样”⊠DE: „Erst war es so, dann so, dann so“）是状态的列举，不是结构。这同种类和部分必须满足的要求一样：不说出自己特征的划分不是划分，不说出自己原则的过程同样不是过程。

原则各有不同，有些可以区分。有些东西生长：它所是的变得更多，而不改变其种类，比如一件藏品或一笔财富。有些东西成熟：它经过彼此产生、不可互换的阶段，比如一个有机体、一项技能、一种理解。有些东西复现：运动回到原处，而状态整体并不改变，比如四季或紧张与恢复的交替。有些东西加剧直至翻转：变化是程度多少，直到在一个阈限处变成种类之变，比如结冰的水或升级的争吵。还有些东西解体：它们失去把彼此整合在一起的东西，部分留了下来。

想整理一个过程的人寻找其原则，常常找到若干条相继替换的原则。一场争吵加剧直至翻转；之后以较温和形式回来；某个时候关系解体，或者关系成熟。结构这时就在于指出过渡，而不是那些站点。

10.4 节奏

一种运动形式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涉及整理本身。对一件事思考较久的人，注意两种运动交替。一种中他在收集：对材料敞开，搜集观点，让事情变得不可综览。另一种中他在整理：凝缩、决定、舍弃。

两种运动都必要，各有诱惑。只停留在收集的人永远到不了结果；他总还有另一个来源。过早整理的人有一个经不起材料的结果。交替来自事情：整理预设材料，而收集材料只有到既有秩序不再容纳它时才值得付出。节奏就是这样一种做法的运动形式：它两者都需要，又不能同时做两者。

在更大尺度上同样的事重现，宛如螺旋楼梯：理解回到同样问题，但高了一圈。多年前似乎解决了的事显出新的方面，不是因为早先理解错了，而是因为一个理解者其间看到了更多。这也是有原则的过程：每次回归都带上自上次以来增加的东西。

10.5 当种类同时是阶段时

有些题材中，人所区分的种类同时是彼此产生的阶段。

文字是一个例子。可以按一个符号代表什么来划分文字：物、词、音节、音。这是按种类划分：每种文字都可以被看它遵循哪一种。同时，粗略说它也是时间中的序列，而且是有根据的序列。需要每个词都有自己符号的文字需要数千符号；开始按音使用符号表示其他词的人需要较少符号；把音一直分到单个音位的人几十个就够了。每一种解决前一种的问题。

把这两者分开的人会失去某种东西。只按时间读文字种类的人得到一部没有根据的编年史：一个简单地跟在另一个后面。只把它们当种类读的人得到没有根据的划分：正好有四种，而它们以这个顺序出现会只是偶然。合在一起读产生第三种。种类是阶段，因为每一种恰好形成在前一种失败之处。这是关于题材的信息，不是关于方法的信息：种类和阶段重合之处，人们面对的是某种从问题中发展出来的东西。

10.6 同时出现的两种秩序

两种整理方式同时成立，常常发生，以两种不同方式。在文字那里，一种伸入另一种：种类就是阶段，只有合在一起才能理解两者。城市旅行指南则大多有三部分：城市历史、城区、按种类划分的景点，博物馆、教堂、公园。这是对同一题材的三个问题，一个按过程，一个按部分，一个按种类，它们先后排列，因为目录只认识一个序列（第3.3章）。前一种情况一种伸入另一种，后一种情况一种并列于另一种。混淆两者的人，要么把单纯并列当作内在关联，要么忽略了一个现存的关系。

10.7 过程在哪里失效

过程显示某物如何生成，并能说出依据什么。然而在种类与阶段重合之处，它显示的比自己能解释的更多。为什么每一种文字恰在前一种的问题处形成，阶段序列不说；它只显示曾是如此。这里出现的问题超出过程：有没有一种秩序，其中各成员从单一根据得出，使秩序本身说出这些是成员、为什么按此顺序排列?

第11章：自我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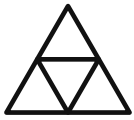

图 5: 自我展开的象征：一个三角形中内置一个倒三角形，其顶点正对边中点。同一图形在每个部分中重复。

11.1 数

人们在学校学会用来计算的数有种类：自然数、整数、有理数、实在的数。人们可以像记城市名字一样把它们背下来。但也能看出为什么有它们。

用自然数一、二、三可以计数和相加，而且每种相加都算得尽。减法并不总能算得尽：三减五不是自然数。为了让减法也总能算得尽，就需要负数，有了负数就有了整数。有了整数，每种减法都算得尽，但并非每种除法都算得尽：七除以三不是整数。为了让除法也总能算得尽，就需要分数，即有理数。有了有理数，每种除法都算得尽，但并非每种开方都算得尽：没有任何有理数乘以自己得到二。为了让开方也总能算得尽，就需要新的数；实在的数不仅填补这个缺口，而且填补数轴上的所有缺口。而这个游戏继续下去：即使在它们当中，也没有一个数的平方等于负一。

这一秩序具有某种此前任何秩序都没有的东西。它说出为什么恰恰是这些种类：每一种类都源于某种运算在前一种类中算不尽。它说出它们为什么处于这个顺序：没有任何一种类能在前一种类之前形成，因为正是前一种类才暴露出那种算不尽的运算。它说出所有种类的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可用于运算的数，每一种类都是一种使运算更完备的方式。在这里，种类同时是相互建立于其上的阶段，就像文字的情况（第10.5节）。不过这里的顺序不是历史的顺序，因为二的平方根不是分数，这

一点人们比负数早很久就知道。这是建构的顺序，其根据昭然若揭：一个唯一的要求，即运算必须算得尽。

11.2 普遍、特殊、个别

在数中可以区分出三方面，它们在这种秩序的每个实例中重现。有一个在一切成员中都相同的普遍：要达到成功的计算。有普遍结构化为特殊的特殊：数的种类。还有整体在其中成为现实的个别：这个数，二的平方根，三分之一，负五。特殊化不是从外面挂在普遍上；它们一俟人在确定条件下考察普遍就由普遍得出，这里是在确定计算应当成功的条件下。

在非数学的事情上也可显示同样结构。民主制的普遍是：被治理者决定治理者。这如何发生取决于条件。在公民都能容纳在一个广场上的共同体中，他们可以直接审议和投票。在数百万人的国家中不行，所以他们选举代表。民主制的种类，直接的和代议的，因此不是碰巧同名的任意形式；它们是不同条件下的普遍。而民主只在个别中成为现实：这一次镇民大会，这个议会，这些人。

特殊在条件下由普遍得出、并在个别中成为现实的秩序，这里应称为自我展开，因为事情在其中从自身产生其成员。这又是第6章称为充足根据的东西：带有其条件的普遍。新的是，这里的根据不解释单个事件，而解释一个结构化的整个领域。

对于这样从自身产生其特殊化的普遍，以及对于如此构造的整体，语言有两个古老的词，日常中使用得较弱。普遍称为事情的概念。平常人已经把带含义的词称为概念；但拥有数概念的人不只认识这个词，他还看出为什么有自然数、整数、有理数和实数。成员能从单一根据如此理解的整全，称为系统。平常人把任何固定秩序都称为系统，连归档系统也如此。在本书中，系统性思考意味着更多：如此整理事情，使可以说出其成员为什么是这些，而在说不出之处，也知道这一点（第11.3章）。

□□5□□□□□

试着只用三方面中的两方面来解释一个丰富概念，比如民主：先只用普遍与个别，然后只用普遍与特殊，最后只用特殊与个别。每一次缺什么？

三次尝试的失败各不相同。只有普遍与个别：“民主意味着被治理者决定治理者；这里有五十个例子。”□DE: „Demokratie heißt, dass

die Regierten die Regierung bestimmen; hier sind fünfzig Beispiele.“）缺少的是构造那些例子的东西；为什么它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仍未获解释。只有普遍与特殊：“民主分为直接的和代议的。”（DE: „Demokratie gliedert sich in unmittelbare und vertretende.“）缺少的是情况；人有概览，却不知道昨晚的集会是否在其下。只有特殊与个别：“有议会、委员会、全民公投、公民大会……”（DE: „Es gibt Parlamente, Räte, Volksabstimmungen, Bürgerversammlungen …“）缺少的是把它们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人有许多形式，不知道它们为什么同名。

这三方面不是一切事物都必须有三部分的规则。种类和部分的数量由事情决定（第8.2章）；数有多于三种的种类，民主有两种基本形式。三方面是同一个完整的理解与事情相处时必须有的三种方式：与普遍、与其特殊化、与情况相处。

11.3 这种展开能走多远

数是最有利的情况。它们的种类可以从普遍和计算应当成功的要求中完全导出，而且每一个数的全部所是从其规定推出。在其他题材上，自我展开走得没有那么远。

对有生命之物可理解的很多。会飞的动物必须轻盈，这从飞得到理解；食草动物肠道长于食肉动物，从食物得到理解。可是为什么恰有这些蝴蝶种类而没有那些，无法从任何普遍理解；那有一段历史，而历史充满偶然。在第3.3章的登记处那里自我展开根本走不通。有一个“母亲”文件夹和一个“税务”文件夹，不来自任何归档概念，而来自归档者的生活。

由此得出整理规则。凡是一个结构从一个普遍得出，人就应该如此展示它，使人看到这一点。凡不这样得出的，秩序就是外在的，而人应该知道这一点，而不是给它必然性的外观。大多数题材处于其间：大体特征可以理解，再往细处分叉理解就断了。

11.4 如何发现一个普遍

在数那里，普遍就敞露在眼前。在大多数对象那里，人们必须寻找它，而这种寻找具有一种可以学习的形式。人们试探性地规定普遍，检验各种特殊能否由此得到理解，并修正规定，直到成功。

检验在两个位置进行。一个是界限情形：这还属于不属于？那不再属于？哪里仍然不清楚？另一个是跨度：在界限之内有哪些不同形式，哪些是最极端的形式？在天文学中，长期以来凡是绕太阳运行并且大到足以被看作球体的，都被视为行星。当人们在海王星之外发现越来越多天体，有些几乎与冥王星一样大，有一个甚至更重时，就必须把它们全都称为行星，或者改变规定。天文学家们在2006年改变了规定：行星还必须已经清除其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冥王星由此被排除。界限情形使普遍变得更精确，而新规定说出了为什么八颗行星构成一个独有的种类：它们支配自己的轨道，其他天体则与许多天体共享轨道。

不只是科学才遇到界限情形。每个人在用一个词犹豫时都会遇到它。某人把一次表决称为民主的，内心却有某种东西使他停住：所有人都可以投票，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表决的是什么吗？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吗？结果取决于表决吗，还是事先已经在其他地方确定了？在这种犹豫中，词变成了一个问题，而第11.2节中的规定——被统治者决定政府——就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检验。这个规定并不错误，但太粗糙，因为“决定”不止是投票。它预设人们知道自己决定的是什么，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决定真的在投票者手中。因此这种犹豫不是缺乏清晰。它是概念变得更精确的位置；谁越过了这一点，就保住了词，却让概念保持原样。在自己不犹豫的地方，往往有另一个人犹豫，因为他了解其他的情形；有些界限情形只有在谈话中才会被发现。更精确的规定比更粗糙的规定有更好的根据，因为它回答了后者卡在何处。它并非唯一可能的规定：谁从其他情形出发，也许会以另一种方式更精确地把握“被统治者决定政府”意味着什么，例如他们可以不通过暴力就摆脱一个政府。

两种检验相互使对方更精确。新的界限情形迫使人们更精确地把握普遍，而更精确把握到的普遍重新整理各种形式。当找到一种规定，从它出发，界限和跨度都能得到理解时，寻找就结束了。它只是暂时结束，因为下一个界限情形可能再次打开它。

11.5 改变事情本身的那些概念

谁算失业者由定义决定。参加再培训课程的人算吗？每周工作两小时的人算吗？放弃寻找的人算吗？依回答而定，数字上升或下降，而没有任何一个单个人的处境发生改变。然而定义有反作用。不再算数的人得到其他救济金，收到机构的其他来信，也许很快以不同眼光看自己。

反驳：概念不只描述存在的东西。它们固定什么算做什么，而在人那里它们改变它们所固定的东西。一个诊断、一个统计类别、对一个群体的称呼，制造出在其中认出自己、被按其对待的人。概念形成难道不是一种把自己冒充为认识的权力形式吗？

回应：这个发现正确，而且在人那里比在物那里更重：石头被不同分类时不变，人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只是概念因此并不任意塑造其题材。被它捕获的人回应它。他们否认它适合自己，从它的网格中漏掉，变成它未曾预见的样子。共同塑造其题材的概念，遇到的抵抗不少于关于石头的概念。它遇到的是能够说话的抵抗。

由此得出义务，而不是免除。凡是概念有反作用的地方，它必须更经常被检验，而受影响者属于它必须让自己被他们检验的那些人。他们是第11.4章中能够反驳的边界情况。

知识的概念和秩序在制造它们似乎描述的东西，米歇尔·福柯在疯狂、疾病和惩罚中做过考察。范畴如何反作用于它们所捕获的人，伊恩·哈金有更精确的描述。

11.6 自我展开与其他四种方式

自我展开不是站在其他整理方式之旁，而是把它们纳入自身。普遍向外结构化为种类：数的种类，民主的形式。它向内结构化为部分：代议制民主有选举、议会、向议会负责的政府——每个部分都有从普遍得出的任务。成员之间有联系，而且是概念联系：议会只有与选民和政府相关联才是其所是。而凡特殊化彼此产生之处，如数那里每一种在前一种处形成，种类同时是阶段，不论在历史中还是仅在构造中。

其他四种整理方式各向事情提出一个问题。自我展开追问，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为何如此。因此它站在末尾。它不是四者之旁的第五种方式，而是四者在其中、凡有根据之处拥有其根据的秩序。

对于这种纳入有一个词同时说出三件事：四者在自我展开中有其根据之处，就被扬弃在它之中。它们于是不再单独自为地成立，因为其根据在这秩序中。它们在它之中被保留，因为数的种类仍是种类，民主的部分仍是部分。而且它们在它之中站得更高，因为人现在看到它们为何

如此。在这种三重意义上扬弃，即结束、保留和提升，是思想的基本运动。真理 (2025) 在一个矛盾被解决之处展示这一点；这里它显示在一种秩序如何接纳其他秩序中。

进一步阅读：真理, 章 7

第12章：哪一种秩序更好？

12.1 合适的问题

面对不可综览处境的人，不会依次提出全部五个问题。他提出他缺少的那一个，而他缺少什么大多在他能说出之前就显示出来。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的人问种类：这是哪一类情况，我认识类似情况吗？觉得一下子太多的人拆解它：它由哪些部分组成，哪一部分造成困难？觉得有什么悬而未决的人问关联：它与什么相关联，还有谁受影响？觉得描述正确却未命中的问过程：它是怎么产生的，从什么时候起如此？觉得一个秩序顺滑运转却武断的人问根据：为什么恰好这些成员？

秩序的生成不是通过提出所有问题，而是通过提出正确的问题。有时一个就够。想知道一笔事务属于哪个文件夹的人，不需要事务的历史。有时需要几个，于是它们彼此交织：如何划分一个题材改变什么显现为其部分，而如何拆解它改变哪些关联变得可见。

12.2 三个阶段

同一题材可能有两种秩序时，该偏好哪个？回答分三个阶段，适用于所有整理方式。

第一阶段是把握。一种秩序更好，如果它容纳更多的题材：种类少而许多情况归入其下且无剩余；部分少而整体由此可以理解。这就是第1.3章的凝缩。

第二阶段是保留重要的东西。只有把握还不够，否则最强凝缩会最好，而第1.3章已经显示并非如此。通过抹平重要的差异来容纳一切的秩序，把握得很多，什么也没解释。重要的东西首先由问题确定（第1.4、2.2章），然后在一个根据被发现之处由事情确定（第6.5章）。

第三阶段是共同解释自己的原则。良好秩序不只说有那些成员，还让人看出它们为什么是这些。自我展开所成就的正是这个，只是有程度之别（第11.3章）。不成功之处，秩序仍是外在的，这时说出来的好，好过掩饰。

连尚不认识自己原则的秩序也可以不只是外在的。1870年德米特里·门捷列夫把已知元素按原子量排列，使性质相似的元素排进同一列时，留下了空位。他把空位留着，预告那里缺少元素，并说明它们必须具有的原子量和性质。随后十七年中发现了其中三种：镓、钪、锗，都合适。门捷列夫不知道这表为什么恰恰如此构造；只有原子结构随后显示出来。但他的秩序标示出它缺少什么，由此证明自己不止是方便的安排。

坏秩序被认出的方式是其蔓生。每个新情况都需要新范畴，每个偏差都需要例外，每个反例都需要特例。于是它把握一切，什么也不解释。它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失败，因为它为每个情况造一个位置。会共同解释自己原则的秩序则相反，可以应用于形成时不在手边的情况，而且在情况不合适时有所标示。恰在这一点上人从它学到东西。

成员数目该怎么看也由此得出。它很少是决定性的。秩序在区分种类或部分之处，数目由事情确定，无论结果多大。秩序在追溯一个规定如何变得更精确之处则不同。那里出现三个成员：粗略与事情一致的第一个版本；两者未完全分离即分离的边界情况；更精确、如今遂行边界情况所示内容的版本。第11.4章行星规定正是经由海王星之外天体成为更精确规定，高了一圈，如第10.4章的螺旋楼梯。这三个成员是每个使规定更精确的思想运动都具有的，不是每个结构都具有：事情中的过程可以生长、翻转或解体而不遵循它们（第10.3章）。而且三者每个都能进一步结构；于是成员更多，运动不变。争数目的人因此大多在争一个错误问题。要检验的不是三还是四，而是每个成员是否承载某种东西，所有成员合起来是否什么都不缺。

12.3 交叉引用

没有秩序能在每件东西所属的每个位置都容纳它，也没有展示能同时显示一切（第3.3章）。在第二个位置缺少的东西可以通过交叉引用在那里找到。但交叉引用并不全同，建立它们的人应当知道自己的属于哪一种。

秩序中的两个位置可以以两种方式相连：通过在秩序中的位置，或通过它们处理的事情。如果它们在各自结构中占据同一位置，比如各是三分法的第一成员、或各是秩序失败的那一阶段，则它们通过位置相连。这是形式的亲缘，不是内容的，它只在位置本身有含义处说出东西，即只在自我展示根据的秩序中。在字母表中，两个词在各自页面上处于同一位置并不说明什么。

通过事情两个位置以三种方式相连。可以是同一事情在两个位置出现，因为秩序以两个着眼点经过它：信在“税务”下也在“母亲”下。可以是同一事情在不同发展中，使一个位置预告另一个所执行的内容，或较后的重新接纳较早开始的内容。还可以是两个位置以不同方式规定同一事情，彼此矛盾。这最后一种交叉引用最罕见，也最有教益，因为它显示出秩序尚未与自身一致之处。

更多方式在此看不到。诸位置由形式或内容相连；若由内容相连，那么就是同一事情、发展中的同一事情或矛盾着的事情。这个划分是否完整，必须在无法归入四种交叉引用的交叉引用中显示出来。

交叉引用改善取用（第1.2章）：它们缩短从一处到另一处的路。但它们也有代价，因为必须建立和维护，指向已不存在位置的交叉引用比没有更糟。

人也可以完全由交叉引用构建秩序：页面仅以交叉引用相连，没有目录也没有序列。知道自己找什么的人很快就到。不知道的人跟着一个又一个交叉引用，末了既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交叉引用给出取用；概览给出于它们所分出来的序列或树。

12.4 研究与写作中的整理

在生物学中，系统学追问有哪些种类；解剖学追问生物由什么组成；生理学和生态学追问其各部分及它本身与什么相关联；发育生物学和进化论追问它如何生成。进化论在其可及之处给出根据，说明为何恰好有这些种类、恰好有这些部分。它是生物学共同解释其划分的位置，而其限度在第11.3章发现之处，即历史的偶然。因此五个问题不仅构造题材，也构造整门科学。

做研究的人可以据此检验自己正在提哪个问题。科学中的许多争论正是两个问题之间的争论，如第2.2章所述。追问一个物种属于哪里的系统学家与追问它在栖息地中做什么的生态学家，可以对同一物种分歧，而没有一个错。

写作的人面对同样选择，而且必须在序列中做出选择。教材可以按种类、部分、关联、历史或从基本思想来结构，而且常常需要几种，先后或彼此嵌套（第10.6章）。好的结构其顺序能够辩护：它在每一点给读者下一步需要的东西，并在最后能说出它为什么如此构造。本书在其回看中尝试这一点。

12.5 回看第三部分

为什么恰好有这五种整理方式，为什么以这个顺序?

每种都接续在前一种失败之处。种类并排而立，不说单个事物如何建立；部分说这一点，但它们只有与其外部一起才是部分；关联显示这个外部，却只是一个瞬间；过程显示时间，而在种类与阶段重合之处，它显示某种从根据发展之物，却没有命名据此根据；自我展开命名它。序列从第一部分结束处开始，即从排序开始，现在按由事情得出的特征。它以说出自己成员为何是这些的秩序结束。

反驳：同样可以从关联开始。一切只有与别的东西相关联才其所是；种类和部分是网络中的节点；网络最先。

回应：网络有节点，节点必须是什么，才能在它们之间张起什么。把关联放在开头的人，必须已经有他所连接的成员，而且作为种类或部分。正确的是成员只在关联中被完全理解。序列本身就显示这一点：部分失败，恰因它们只有与其外部一起才是其所是。但某物只在关联中被完全理解，并不意味着它在关联之前什么也不是。

第二个反驳：还有进一步的整理方式。可以按地点整理，如地图；或按等级整理，如尺寸、价格或价值的表。

回应：地图整理的是空间的各部分及其相邻关系；是按部分和关联的秩序，其特征是地点。等级顺序是按具有程度且归于种类的特征划分，更精确地说是第7.3章按程度而非事物所述。是否每种秩序都能回溯到五种，由此并未证明。五种是这一进程已经得出、且迄今经受了考验的五种。谁找到一种无法回溯到其中任何一种的第六种，就有了改变这个结构的发现。

第四部分：秩序需要付出什么

第13章：凝缩与丧失

13.1 凝缩的三个阶段

第1.3章把整理称为凝缩，并留待开放其中失去了什么的问题。其间可以区分凝缩的三个阶段；本书已一一走过。

第一阶段把观察凝缩为模式。人记住一条规则，而不是邻居十四次到达时间（第4.1章）。第二阶段把模式凝缩为原则和根据。人理解带延迟的控制循环，而不是分别理解淋浴、供暖系统和市场的摆动（第5.1章）。第三阶段把整个领域凝缩为一个结构，其中每个成员有其位置，在最有利情况下凝缩为说出这些为什么恰是成员的结构（第11章）。

每个阶段都获得前一阶段没有的东西。模式说什么在重复；原则说重复什么、为什么，因此也说在哪里停止；结构说整体如何建立。而且在每一阶段人都可能以同样方式误入歧途：凝缩太粗而失去重要的东西，或太细而无所获。第1.3章的偏见是第一阶段的错误，解释一切的效用最大化是第二阶段之一（第5.3章），蔓生的结构是第三阶段之一（第12.2章）。

13.2 凝缩为什么能成功

充满个别之物的世界能被凝缩成少数规则代表许多情况，这件事并非自明。一个回答很容易想到：世界本就是有秩序的，凝缩的思维应答它的秩序。

这个回答强于所需，而且以这种强度无法检验。断言它的人必须不带任何凝缩地认识世界，才能说他的凝缩适合世界。没有人能做到；连他看世界的那一眼也已经在凝缩。

可检验的更谦逊，也足够。好的凝缩证明自己：它允许预测、计划和行动，甚至在它并非为之形成的情况下，而它让人期待的东西出现了。坏的失败：它让人期待错误的东西，基于它的计划落空。人不必没有凝缩地认识世界就能注意到这一点；他通过不成功之处注意到，就像两星期后被重新整理的衣橱（第2.1章）。世界整体是否有秩序，这不

决定。足够的是有些凝缩证明了自己，另一些没有，而且人能注意到差别。

13.3 剩余

每种凝缩都会略去某物，其中有些东西是任何更好的凝缩都无法挽回的。

一个长期认识朋友的人知道他会怎么反应。他学会了他的模式，知道他情绪的根据，能用几句话向一个陌生人描述他。然后这位朋友做了某件不符合所有这些描述的事；这不是因为那些描述错了，而是因为他比能从自己身上凝缩出来的东西更多。一个人不只是其诸模式的一个情形。谁这样对待他，就会感受到后果，而且往往合情合理。

□□ 6□□□□□□□□□

请你试试，在阅读这个句子的同时观察阅读本身：眼睛的运动、意义的产生、对句子如何继续下去的期待。
大概阅读会停顿。人可以阅读，或者可以观察阅读；两者同时进行则效果很差。能够被观察到的，是阅读的特征：各种运动、停顿、回顾。阅读本身，即一个句子在其中被理解的实行，不在它们之中。

一种秩序可以描述一种实行，但它不实行。它能说出阅读如何运作，但它不阅读。它能给出新事物产生的条件，但新事物本身恰恰是那些无法从条件中预测出来的东西（第5.3节）。在这些位置——在个别者那里、在实行那里、在新事物那里——留有一个任何秩序都无法赶上的剩余。

异议：那么整理就是自欺。谁若知道自己的秩序漏掉了最重要的东西，就应当停止装作自己有所理解。

回答：这个异议要求秩序去做它从未承诺过的事。一张想要取代土地的地图必须和土地一样大；一个什么也不省略的秩序就不再是秩序。谁停止整理，对个别者并不拥有更多，反而更少：他不再有让个别者作为个别者显现出来的期待。朋友做出令人惊讶的事，只有曾有过期待的人才会注意到。不服从期待的东西，正是第2.1节中衣橱被重新整理时所遇到的那种抵抗。

第二个异议，来自相反方向：剩余只是尚未被理解之物的剩余。有了足够的数据和足够的耐心，就连朋友也可以预测；今天令人惊讶的东西，明天会得到解释。

回答：今天令人惊讶的有些东西明天会得到解释；这是一切学习的进程。但谁事先把每一个惊讶都解释为只是尚未得到解释，就已使自己的秩序在任何反驳面前都得到保护。它从此不会再在任何东西上失败，因而也就不再说明任何东西，就像那个解释一切的原则（第5.3节）。在这两个异议之间，是本书从一开始所走的路：整理，并留意秩序在哪里不能成立。

由此得出第3.3节在档案室那里已经发现的同一个条件。一种秩序必须让剩余保持可见。它不必把握一切，但不能装作已经把握了一切。

延伸阅读：真理 (2025), 章 10

第14章：死的秩序

14.1 表格47B

有人想为自己街道申请停车许可证。他填一张表，到柜台得知是去年的版本；数据无法转移，他必须全部重填。身份证复印件需要认证，认证在另一个柜台办理，而那个柜台今天关门。每个单独步骤都有根据。整体阻止了它为之事而设立的事。

这样的秩序并非来自恶意，大多也非来自愚蠢。它有可理解的根据。许多人一起工作处，不可能一切都在交谈中解决，于是制定规则，先为常见情况，再为较罕见情况，再为例外的例外。在凭裁量做决定处，亲疏常常做出决定，于是固定任何人可查的标准；随后可测量的就被测量，难测量的就掉出。而在有一条规定适用处，没有人必须决定：“规定里就是这样写的”（DE: „Das steht so in der Vorschrift“）使说这话的人解脱。这些冲动各有其权利。合在一起它们制造出一种忘记了自己目的的秩序。

14.2 在哪里识别一种死的秩序

一种秩序在这里被称为机械的，如果它的部分彼此没有关系、不追问用途地运行着，就像一台机器，即使不再有任何东西放入其中也继续运转。它的对立面则被称为活的。这个词在这里必须得到辩护，因为它听起来像情绪。所指的是一个可检验的属性。在一种活的秩序中，各部分相互规定，并且只有在整体中才是它们所是的东西，正如车把只有在自行车上才转向（第8.1章）；而整体通过在其失败之处改变自己来保存自己。在一种由人承担的秩序中，两者都可以观察到。在其中只有在整体中才是其所是的东西，是角色，而不是填充这些角色的人；第8.5章中的员工也属于他的家庭和他的协会。

一种机械的秩序可以通过迄今为止已经得出的标志来识别。凡是不适合它的格子的，就被改得适合或被略过；“其他”这个格子要么缺失，要么塞得溢出来（第3.2章）。程序比目的更重要：“我们虽然无法帮助您，但一切都按规程正确处理了。”（DE: „Wir konnten Ihnen nicht helfen,

aber es wurde alles korrekt bearbeitet.“)困难的情形被视为干扰，而不是对一个缺口的提示。而且这种秩序不从错误中学习，因为它不能承认错误；谁指出一个缺口，就被视为攻击这个体系的人。

一种活的秩序显示出相反的特征。它有一个位置容纳不适合的东西，并且查看这种东西是否在增多。在其中工作的人能够说出一条规则是为了什么而设，因此也能说出它在什么时候不适用。困难的情形被收集起来，因为它们显示出秩序在哪里过于粗糙。而且它会改变，不是针对每一个异议，而是在反复失败的地方改变。

这里的尺度不是一种秩序有多少规则。有些领域里，精确而严格的规定就是活的秩序：飞机的维护、药品的生产、考试的规则、法院的程序。在那里，严格性保护人们免遭不幸或任性，在其中工作的人知道它为什么而设。一种秩序不是由于它的规则而死的，而是由于没有人再知道这些规则为何有效。

同样，它身上的机械性东西也并非都是缺陷。一种活的秩序也包含那些不必每次都追问用途就能运行的部分，就像一个身体包含骨骼和新陈代谢一样：归档系统、记账、休假时的代班。它们减轻在其中工作的人的负担，好让他们去做需要判断的事情。只有当这些部分从整体中脱离出来，并在那里继续运行、而不再服务于任何人能指出的目的时，一种秩序才成为本章意义上的机械的秩序。

14.3 自洽的欺骗

上一节的区分有一个危险缺口。有些秩序显示有生命秩序的几乎所有标志，却把人引入歧途。它们灵活，回应困难情况，看似愿意学习，解释很多，而它们是虚假的。

有人确信天外来客建立了早期高级文化。他搜集材料，材料越来越多：那些建筑石料似乎对当时工具来说太重，岩画上圆头形象，从天空到来的诸神传说。每件东西似乎都支持这个论题，而且其中大多数确实存在。他所缺的不是材料。所缺的是这一问题：如果不已经在该论题光照下整理材料，材料显示了什么——没有机器怎样移动重石，岩画上的圆头还能代表什么，比如面具或头饰。这个论题整理自己的材料，而不是深入材料。每一件适合的东西算作证实，不适合的每一件被略过。第4.2章描述了被制造的模式会是什么：一种能听进任何噪音的模式。这里恰恰发生此事。而且因为几乎任何论题都能找到许多材料，证据的数量不是标准。

即使没有这个论题，有些东西也尚未得到解释。纳斯卡沙漠大型地面图形从上方最好整体审视。人们已复现了如何从一张小模板用木桩和绳

索把图形按比例转移到地面。这显示用当时工具是可能的，而这是比天外来客更简单的解释。事情是否真这样发生，由此并未证明。我们对过去的所知是重构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最好解释，仅此而已。这些图形作什么用途反正仍开放；有若干有根据的猜测，但没有定论。恰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现象是正确的，即使它还无法解释、无法与其余相整合。它仍是一个开放问题，工作可以继续。坏解释过早关闭它：它给出没有根据的确定性，并夺走问题继续被提出的时机。一个保持开放的谜比虚假回答更诚实。

这样的秩序也在其凝缩中暴露自己。好的解释凝缩：一个原则解释许多情况，并在预测将要发生之事上证明自己（第5.2章）。自洽的欺骗凝缩得差，却冒充良好凝缩。每个新事实都需要新的辅助假说。一件东西被别样解释，下一件就顶上其位置，或者另一个解释本身成为论题的一部分。它的假设负担增长，预测能力空无。事后一切总合适，事先没有任何能在其上失败的东西由它得出。它是蔓生的秩序（第12.2章），把自己的蔓生冒充为深度。

这一形式以秘密集团操控一切的故事最为人熟知。它不费力地解释所发生之事，并接纳每个反驳而不被打破。反驳它的人属于知情者或被蒙骗了，而每个缺失的证据只显示线索遮盖得多好。错误在于解释形式，不在于其题材。密谋存在。同业人操纵价格，网络分配职位，机构执行公众不应知晓的项目。长期被当作虚构的，有些已被调查和公开文件所证实。关于隐蔽行动的断言因此并非已经是自洽的欺骗。它可以像任何其他断言一样检验：谁应当何时做了什么，这会必须留下哪些痕迹，什么会驳倒断言？这样的断言可以失败，也可以被证实。

即使怀疑有道理，接在它后面的解释形式才做决定。“谁获益？”这个问题确立了事实关联：某人从某一事件中得到好处。由此推出他造成或计划了它，就是把事实关联读作功能关联（第9.2章），这需要专门证明。往往另一种解释凝缩得更好。从人们行动所处的境况解释的人，一次解释许多情况：也解释无人计划过任何事的那些情况，也解释不同地点不同人互不相识却做同样事情的那些情况。从计划解释到个案的人，每个新情况都需要新计划。这并不否认有计划存在。它只说，在境况已经解释之处，计划是一项辅助假说。在能找到境况处寻找罪魁的怀疑，常常有道理，但方向错了。它认为一旦指认罪魁事情就了结，而产生新罪魁的境况仍原封不动。

出于同一原因，“阴谋论”这个词不是检验。它按断言关于什么、是否与官方叙述相矛盾来整理断言，即按其境况而非按其构造。这正是第7.1章鲸鱼所显示的错误。于是世界阴谋的封闭故事与对隐蔽项目有据调查同样落入这个标签。它也常常被不均等地分配：对反对力量揭露的东西被称为启蒙，对自己一方应用同样程序则被称为阴谋论。标签甚至可能采取它所反对的形式。如果对官方叙述的每个反驳仅仅因为是反驳

就算作阴谋思维标志，那么这种叙述就不再能在任何事物上失败。与此相关的是从发出者推出事情。因不可靠之人也主张一个断言而拒斥它的人，没有检验它。反过来，没有一个断言通过自称被压制的真理而可信。两个方向上都只有检验有帮助，而不是贴标签。

对于证据的分量有一条规则。断言距充分检验过的知识越远，就必须显示越多。这不是对断言的判断，而是负担分配。充分检验过的知识也是可能出错的共同秩序（第14.4章）。规则只要求它由证据而非由自洽性移动。

因此检验不是内部自洽，因为自洽的欺骗在这方面很充裕。它问三件事。解释深入其材料，还是按事先固定的解释分类材料？其凝缩在预测和应用中证明自己，即从单一根据解释整类情况，而不是每个情况都需要新假说？以及什么必须出现，才使人放弃它？对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回答的秩序，不是有生命的，而是不死的，而在解释中不死不是质量标志。同样三个问题既向官方叙述提出，也向其对手提出。

这还显示为什么仅靠内部自洽不够。它必要，因为自相矛盾的解释不成其为解释。但它不够：连最封闭的妄想大厦也自身自洽。一个秩序是否有生命，要由能抵抗它的东西来衡量，不是由它自己。

14.4 共享的秩序

到目前为止，听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是独自整理。然而人们所使用的几乎每一种秩序都是继承来的或共享的。这从语言开始。每一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凝缩；谁学习“合同”这个词，就承袭了一种几代人用功而成的秩序，而不必重复它。自己的思考并不是从各个细节开始的，而是开始于一个由其他人已经形成的秩序的存量之中。

各门科学由此发展出一种方法。没有人一切都亲自检验；工作是分工的，代替单个检验者的是一套检验机制：复核的同事、被重复的实验、几十年来被维护、被精炼、偶尔被抛弃的概念。一个公式、一个理论、一个被很好规定的专业概念都是共同检验过的凝缩。在小范围内也同样如此：一个配合默契的工作小组拥有对外部人来说是空洞的、而对参与者来说承载着完整经验的概念。

这有一个反面。错误的凝缩也可能被共同持有。时尚、学派和阵营让那些在事情上早已失败的秩序继续存活；共同体这时不再检验，而是确认。共享的秩序因此需要与自己的秩序相同的检验，此外还需要一个额外的检验：谁在这里替我做了凝缩，而我从哪里能察觉到他凝缩得不好？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最先失去的并不是一种秩序的正确性，而是察觉到它的错误的可能性。

延伸阅读：真理 (2025), 章 11☒真理, 章 17☒真理, 章 18☒真理, 章 19☒组织 (2026), 章 12

第15章：自己的秩序

15.1 自我整理的思维

□□7□□□□□□□□□□□

暂停片刻，注意在读这本书时发生什么，以及你用什么注意到它。人会遇到一种加倍。人思考整理，同时就在整理；人以本身也是秩序的标准检验秩序。而对这个加倍的注意，又是一种整理。

反驳：这里面有一个循环，而且不是无害的。本书为秩序发展标准，又把标准应用于自己。这就像一把卷尺测量自己。如果标准只确认自己，它们的权利从哪里来?

回应：卷尺不能对自己检验自己，但它可以用第二把卷尺、用已知长度的物品、用另一种测定同一长度的方法来检验。本书的标准处于同样情形。它们不是对照自己检验，而是对照能抵抗它们的东西：对照它们可能失败的例子，对照与它们对立的反驳，对照读者自己的经验——读者认识自己的秩序。标准应用于自己并不使检验成为循环。如果它在应用中不能失败，才成为循环。本书能在自己的标准上失败，而第15.4章检验它在何处可能失败。

第二个反驳：思维如何认识自己的界限？如果界限在其触及范围之内，它就不是界限；如果在外，它就看不见。

回应：这里谈到的各种界限不是从外面看到，而是从内部注意到的，在不成功之处：在“母亲”下找不到的信，做了任何描述都不让人期待之事的朋友。注意到界限并不意味着知道界限之外是什么。它意味着知道秩序在这里不再够远。凡有预期的思维都能做到。

有一种情况须与此区分。当一个总体要把自己作为其成员之一包含在内，例如所有不登记自己的登记簿的登记簿，就会出现与本书意义上的整理毫不相干的矛盾。它们是逻辑学和数学的事情，本书不解决它们。它只断言，标准应用于自己不属此类。

15.2 自己的秩序来自哪里

检验自己秩序的人会碰到从未选择过的标准和不知其来源的理所当然。自己的思维也是一个只能被作为过程把握的题材（第10.2章）。

□□8□□□□□□□□□

取你一个坚定的信念，关于工作、教育或政治。问自己你是如何得到它的，并记下第一个回答。然后问：那是开始吗？
第一个回答通常给出的是今天为它给出的根据，而非原初根据。它们是人为必须捍卫信念时所引的论证，常常比信念本身年轻。如果再往下挖，就会碰到塑造它的经验：一位倾听过的老师，一位不倾听的上司。再下去，是人在能够思考之前就接受的理所当然：在家庭中什么算正常，在成长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人怀疑什么。

这些层并不比今天的根据更真或更假。信念源于早期经验，对它的正确性什么也没说；尽管如此它仍可能正确。但知道来源的人能区分两件事：他据以相信某事的根据，和这件事据以成为正确的根据。两者往往重合，有时不。

三个问题有帮助；它们来自第10.3章关于过程所述。我以前持什么立场，依据当时哪些有道理的根据？什么使我重新思考，是论证、经验还是人？而经过一切变化后什么保持不变？最后一个问题显示人如何思考，独立于他目前思考什么。而由三者得出第四个指向未来的问题：我目前的哪些信念大概还会改变？已经几次重新思考过的人，还会再重新思考，只是不知道在哪里。

这样追问自己秩序来源的人，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他们的信念经由同样可理解的道路产生。这对其正确性的说明与对自己的一样少，但它使正确性首先可以被检验的那种谈话成为可能。

15.3 整理者的骄傲

本书必须指出的最后一种过度，不涉及单一整理方式，而是整理本身。学会了精确区分、干净划分、要求根据的人，可能因此变得自大。他为了找出别人的错误而听他们说话：“你混淆了两个层次”，“那只是一个相关性”□DE: „das ist nur eine Korrelation“），“你没有指出根据。”他常常说对，而谈话照样结束。

这有一个在事情中的根据。在一项技能上付出许多努力的人，想看到它得到确认，自己的方法很容易成为良好思维本身的尺度。但精确整理是工具，不是唯一工具。有些领域中划分碍事：朋友间的谈话，正在听的音乐，正在分担忧苦。在这些地方整理的人理解得更少，不是更多。

人也可以夸大这一点，问每个思想自己是否在强迫划分或自大地构造。于是警告变成了新强迫。本书指出的那些过度，在划分中（第7.4章）、在构造结构中（第8.3章）、在网络化中（第9.5章）和这里，不是要逐项打勾的清单。它们是技能忘记了自己问题的地方，而对抗它们的问题每次相同：我在这里整理是为了什么？

15.3a 道路

“我在这里整理是为了什么？”（DE: „Wozu ordne ich hier?“）这个问题在本书开篇以另一形态出现过：什么才是重要的？它在阅读中、在问题被提出之前就得到回答（第1.0章），而第1.4章给它附上第二个问题并让其开放着：在终点处是否有一个属于事情本身的标准，是在何种意义上。这第二个问题无法预先回答，只能由本书其间走过的道路来回答。

每一步如何显示前一步缺少什么，各部分末尾的回看已详细说过（第4.6、6.7、12.5章）。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所做的始终是同一件事：把这一样和那一样放到一起（第1.1章），每一步都更深入事情，而没有任何一步取消前一步。着眼点包含在模式中，原则包含在根据中，种类和部分包含在自我展开中。每一阶段都扬弃在下一阶段中，以第11.6章解释过的三重意义。

本书在这条道路之外不需要任何标准。事情在秩序不成功之处让自己发出声音：两星期后被重新整理的衣橱，下一分钟就失败的云中面孔，水星轨道。事情也在一秩序能说出自己成员为何是这些之处显示自己，如数那里。为此并不需要人可以拿来与秩序比较的事情图像（第2.1、13.2章）。属于事情的标准，就是秩序在事情上失败、由此变得更精确的那种运动（第12.2章），直到它能说明自己的根据。因此，像第11.2章所规定的那样系统性思考，也意味着不打断这一运动。

15.4 对本书的检验

本书在第0.3章承诺让自己按自己的标准衡量。这里就是检验。

它为什么恰有这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问什么属于一起：着眼点，序列与格层，模式。第二部分问它为什么属于一起：原则与根据。第三部

分问整体如何建立：五种整理方式。第四部分问每种秩序要付出什么代价。前三部分遵循秩序认识自身根据之远近的问题：根本不认识，作为个别情况的根据，作为整体的根据。第四部分回过来作用于三者；因此它必须站在结尾。按第12.2章第三阶段，这个结构因此也解释了自己的原则，至少大体如此。它是否也在细节上做到，例如着眼点是否需要独立一章、还是属于序列与格层那章，模式是否仍属第一部分、还是已属第二部分，可以争议，而各部分末尾的回看给出理由，不是证明。

本书若遵守第二阶段，它是否保留了重要的东西？这不能由它自己决定。它只能提供检验。它是否足够完整，还是缺少你自己整理中知道的东西？它是否足够简单，还是简单得让例外丢失了？它的断言能否对照你自己的经验检验？它能否在不破裂的情况下扩展和纠正？

什么必须出现，本书才会放弃其断言？第14.3章的问题在此也适用。它可以回答。如果实验对许多读者而言与描述不同：如果人们毫不费力地把字母看作笔画，或不能把谈话凝缩成一句话，一个基础就没了。如果找到一种无法回溯到五种中任何一种的整理方式（第12.5章），第三部分结构就必须改变。如果表明一种不使剩余保持可见的秩序证明了自己，第3.3章和13.3章的条件就假。在这些地方本书可能失败。

15.5 什么仍保持开放

凡是一个回答不足够的地方，本书在相应的地方说明。总起来看，有四个问题明确保持开放。其中两个问一个划分是否完整，而这个划分只是在进程中才得到的。五种秩序方式迄今经受住了考验，但不存在第六种这一点没有得到显示（第12.5章）。第12.3章中参见的种类是从这个问题获得的：两个位置是否通过形式或内容相联系；它们是否涵盖每一个参见，必须在不适合这四种的参见上显示出来。第三个问题涉及一个只发展了一半的尺度。第1.2章为检索给出了步骤和必要的前知识，为概览给出了组成部分的数目，但没有指出，当一种秩序改善一方而使另一方变差时，二者如何相互权衡。第四个问题涉及一个只能在具体情形中划出的界限：自我展开在哪里承载、一个对象的进一步分支在哪里只是历史和偶然，这在个别情形中可以显示出来（第11.3章），但不能一般地指明。

本书的许多思想在别处已经被思考过，其中有些以比这里更强的形式。附录B指出在哪里，并把那些在这里只以其核心出现的异议以其本来的形态呈现出来。

延伸阅读：真理 (2025)

附录a：练习

这些练习预设它们所指的章。它们没有可查阅的答案；是否成功，在实施它们的那些事情上显示出来。

A1：整理一项决定

取一个摆在你面前的决定，比如你是否应该接受一份新工作。通常的整理是一份赞成与反对根据的清单。它是一序列（第3章），并有其中一个缺陷：它不说哪些根据属于一起、哪些分量更重。

改为问第12.1章的问题，只问你缺少的那些。这是一项何种决定：关于职业、关于家庭、关于什么对你要紧，还是关于风险？这些种类每种都带来不同标准。这项决定由什么组成：它有哪些部分，哪一部分造成困难？它关联到什么，哪些关联只是被观察到的，哪些是效果？以及问题是怎样从其中产生的情况而来的？

注意决定变得较为清晰的那个点。通常它是一个单一问题，其余只证实它所显示的。

A2：整理一场争论

两个人为在家工作争论。一个说这样高效得多；另一个说部门凝聚力受损。一个把此称为控制狂，另一个叫他无视人与人之间发生之事。

先检查两人是否在为同一问题争论（第2.2章）。常有两人争论，各自把不同问题当作唯一问题：一个问个人工作，另一个问小组工作。然后检查各自断言何种关联（第9.2章）。“人在家工作做得更多”（DE: „Wer zu Hause arbeitet, schafft mehr“）可以是一种被观察的关联或一种效果，而作为效果需要比作为观察更多的证据。再问两个断言在什么条件下各自成立（第6.2章）：对何种工作，在什么规模的群体中，在什么居住条件下。

最后很少有一个赢家。通常有一个区分让两者各自在其条件下成立。

A3：建立归档系统

为文件或材料建立一个归档系统。先问你以后最常会找什么，并把这一着眼点放在最上层（第3.2章）。为不合适者设一个格层，几个月后查看什么集聚其中：如果其中某一种类的东西堆积，就缺少一个格层。对属于多个位置的物品，决定你建立交叉引用、副本还是标签（第3.3、9.3章）。每种解决方案都有代价，问题是你愿意承受哪些代价。

一年后按第1.2章两个尺度检验归档系统。找一个特定物品需要多少步，为此你必须知道什么？你能否在不必翻阅一切的情况下说出归档系统中究竟有什么？

A4：凝缩与恢复

把你熟识的一个文本概括成一句话，一篇文章、一章或一封较长电子邮件。把这句话给不知道文本的人，让他们告诉你们现在期待什么。他们期待的和文本所说的，在某些位置有差别，而在这些位置凝缩放弃了一些东西（第1.3章）。检查那是不是重要的东西。

第二个检验：取你从一个情况学到的原则，应用于从未见过的另一情况（第5.2章）。如果成立，你学到了原则。如果不成立，你学到了模式，而且现在知道它在何处停止。

A5：构造一次报告

在列出提纲之前，先写下你想说的（第8.3章）。然后问，你写下的东西自己会分为哪些部分，能否说出为什么分为这些（第8.1章）。然后才问，听者为了跟上需要什么，这是否要求另一种顺序。若是，那不是第一结构的错误，而是第二个着眼点，你必须在两者间选择，或设置交叉引用：“马上再谈此点。”

A6：检验一章

取你写的或程序为你写的一章。把每段前三个词上下排列读出来：如果全都以同样方式开头，构造就是图式化的（第8.4章）。数数清单，对每个问，其条目能否拆成说出一个如何由另一个得出的句子；哪里成

功，清单就是思想的替代品。删掉每个预告本章将做什么的句子，看是否少任何东西。章末写一句说下一章为何接着而来。如果这很难，困难不在句子，而在结构。

附录b：还有谁这样看，以及最强有力的反驳

本书不求助于任何人（第0.2章）。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思想最先被它想出。本附录举出可以进一步阅读之处，并把书中只以核心形式出现的那些反驳以本来面目呈现。本书进程与传统进程相似之处，对两者都不是证明。它说明两者都曾对同一事情下功夫。

B1：关于各章

概览、取用、凝缩（第1、13章）。好解释能以其凝缩数据且不失去数据的强度来衡量，这在信息论中已经完成：算法复杂性理论，与安德烈·柯尔莫哥洛夫和雷·所罗门诺夫的名字相联系；约尔马·里萨宁的最小描述长度原则。

保持开放的模式（第4.3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185及以下）中以一个在1000之后以别样方式继续“+2”序列的学生指出，有限数目的情况不能固定规则。纳尔逊·古德曼把同一问题作为“归纳的新谜”（DE: „neue Rätsel der Induktion“）提出。雅克·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1972）中展开这一思想：符号只有作为可重复的才是符号，而且在每次重复中都略有不同。

解释一切的原则（第5.3、14.3章）。理论的价值与其排除的一样多，是卡尔·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可证伪性要求的核心。对只把待解释之物复述一遍的解释的嘲讽，由莫里哀在《无病呻吟》中搬上舞台：鸦片使人入睡，因为它有催眠力。

行星轨道（第4.1、5.2、5.3章）。开普勒1609年在《新天文学》中据第谷·布拉赫的火星观测发表椭圆轨道定律；艾萨克·牛顿1687年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从引力导出。海王星1846年由约翰·戈特弗里德·加勒在奥本·勒维耶从天王星轨道摄动算出的位置发现。水星轨道偏差直到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才得到解释。

延迟反馈（第5.1章）。控制循环的一般理论由诺伯特·维纳以“控制论”之名奠基。猪肉市场上过剩与短缺的交替由阿图尔·哈瑙在1920年代描述；此后被称为“猪周期”。

空洞、任意、充足（第6.1章）。同样层级在黑格尔《逻辑学》中作为形式的、实在的、完整的根据出现；事情只有在其一切条件齐备时才出现，那里在条件论中得出。黑格尔把只有规定事情自身的东西才称为根据（《哲学全书》§121附释）；第6.6章也指向这一方向。该层级在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2026), 章 21.6和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24.3中被贯彻于黑格尔文本。原因通常是只有合起来才充足的众多条件之一，由约翰·L. 麦基更精确确定。解释总带着一个比较情况，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以对照解释之名被发展，其中巴斯·范·弗拉森和彼得·利普顿都参与。

划分学说（第三部分，第7.2章）。按属与种差的划分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3世纪在《范畴篇》导论中展示它；所谓波菲利之树，持续的二分法，以他命名。卡尔·冯·林奈1758年在《自然系统》第十版把鲸鱼归入哺乳动物。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把一个著名的违反一切规则的划分归于一部虚构的中国百科全书：那里动物分为属于皇帝的、经过防腐处理的、驯顺的、远处看似苍蝇的等。米歇尔·福柯以对这一段的哈哈大笑开始《词与物》。

冥王星（第11.4章）。行星新定义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2006年8月决定；契机是发现比冥王星更重的矮行星厄里斯。

边界情况与不知道（第7.4、11.4章）。对概念的理解始于人注意到自己无法规定它，是柏拉图早期对话的进程。在《拉凯斯》中苏格拉底问什么是勇气，对话者提出每种规定都在边界情况上失败，其中包括无洞见的无畏是勇气还是鲁莽的问题。在《申辩》中苏格拉底说，自己领先于他人之处在于不以为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的。

周期表（第12.2章）。门捷列夫1869年发表其表；镓1875年发现，钪1879年，锗1886年。

谷堆（第7.3章）。沙堆悖论（谷堆）归于麦加拉学派的欧布利德斯。

树与网络（第9.3章）。分面分类由印度图书馆学家S. R. 阮冈纳赞1930年代发展。编程时优先组合而非继承的建议，1994年由埃里希·伽玛、理查德·赫尔姆、拉尔夫·约翰逊和约翰·弗利西德斯在关于设计模式的书定为规则。

种类同时是阶段（第10.5章）。从刻画、词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顺序，1952年由伊格纳斯· J. 盖尔布作为文字发展法则提出。研究此后批评它过于线性；作为种类和阶段能重合的例子，它即使粗化仍可服务。

数（第11.1章）。数域扩展为使某些计算成功、且旧计算规则在过程中保持不变，1834年由乔治·皮科克表述；1867年由赫尔曼·汉克尔确立为恒久原则。

普遍、特殊、个别↑（第11.2章）。概念三方面由黑格尔在其《逻辑学》概念论中发展（较短形式：《哲学全书》§163–165；在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26中逐步解释）。本书进程从外加在事情上的秩序，经过按根据的发问，到由普遍来理解成员，与黑格尔逻辑学从存在、本质到概念的进程大体相似。这并非刻意求之；它是自然形成的。

机械秩序（第14.1、14.2章）。行政中规则由手段变目的，罗伯特·K. 默顿1940年作为目标置换描述；官僚制“铁笼”意象来自马克斯·韦伯。成为目标的量度不再是好量度，以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命名，称为古德哈特定律。

自洽的欺骗（第14.3章）。天外来客论题由埃里希·冯·丹尼肯1968年在《众神的战车？》（德文原题：*Erinnerungen an die Zukunft*）中传播。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第二卷，第十四章）谈到“社会的阴谋论”。他不否认阴谋存在，而是否认阴谋能解释社会，并观察到阴谋很少达到其计划；所发生的多半是有意行动的未预想后果。每条缺失线索都成为证据的封闭形式，1964年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中描述。同业人若聚集，谈话鲜有不以针对公众的密谋结束，见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第一编第十章）。先前被当作想象物的隐蔽项目，1975、1976年由弗兰克·丘奇领导的美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揭出；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公开的文件证明了几乎无人曾认为可能的大规模监控。证据分量必须与被断言之不概然性相称，见于大卫·休谟《人类理智研究》（1748）论奇迹一节；卡尔·萨根将其表述为：非凡断言需要非凡证据。

共同的秩序（第14.4章）。认识生发于共享思维风范的共同体中，卢德维克·弗莱克1935年以梅毒研究为例指出；托马斯·S. 库恩以范式论把此思想继续带了下去。

信念根据与有效性根据（第15.2章）。信念来源与其辩护须区分，汉斯·赖兴巴赫作为发现语境与辩护语境之别提出。从信念来源推出其虚假的人，犯了逻辑学所指的起源谬误。

检验自己的卷尺（第15.1章）。奥托·诺伊拉特把认识的处境比作在海上不得靠岸拆卸却必须重建其船的水手。一个总体要包含自己时所出现的矛盾，伯特兰·罗素在“所有不包含自身的集合的集合”中发现。

B2：以其本来面目呈现的五种反驳

五种反驳在书中只就其涉及相应章节的范围被纳入。这里以作者赋予它们的形态出现。

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树与块茎（第3.3、5.3章）。在《块茎》和《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块茎对抗树：树从一个根分为更细的枝；块茎是没有中心的根茎纠缠，每个点都能与其他任何点相连，并能在任何位置断裂重新开始。对他们来说，树是把一切都回溯到单一来源的秩序的图象；块茎是无法回溯到统一性的多之图象。在《差异与重复》（1968）中德勒兹已经要求：差异不被设想为对同一者的偏离，同一者反而是各种差异的暂时固化。这正击中按属与种差的划分（第7.2章）的根。

本书同意这一发现：每种秩序都选择，而被选择的东西可以显得像本性。其回应是：选择在失败中显示自己，秩序必须使其剩余保持可见（第3.3、13.3章）。德勒兹与加塔利自己强调，树与块茎互相渗透，块茎中有树，树中有块茎。这接近第9.3章两者都需要的回应。仍开放的是，第11章的自我展开，即从普遍理解整体，是否恰是他们批评最尖锐的树形式。本书以第11.3章回应：它可及之处才可及，再远不。

雅克·德里达：不归息的意义（第4.3章）。对德里达而言，符号只有能被重复才是其所是，而每次重复都把它带入新联系，移动其意义。完全在自身处的意义因此不存在；每个概念都指向其他概念，只在与其他概念的差异中有其意义。

本书同意模式保持开放并在使用中移动。其回应是：移动可被注意到，在引发争执的新情况中，在那里可检验模式是否仍成立。德里达从未否认人可以理解和区分；他否认的是这种理解有朝一日完成。由此他比乍看起来更接近第4.3章。仍开放的是，本书用以检验概念的边界情况（第11.4章）本身是否已经由它们应检验的概念所选择。

特奥多尔·**W.** 阿多诺：概念与非同一者（第6.4、13.3章）。阿多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展示，本应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如何能成为支配自然与人的工具。他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使反驳更尖锐：每个概念都把个别归到普遍下，并切掉其中并非普遍的东西，即非同一者。思想必须试图用概念越出概念。

本书同意每次凝缩都留下剩余，而剩余可能是最紧要的（第13.3章）。其回应是：剩余只在它使一个期待失望时显示，而停止整理的人并不拥有更多个别，而是更少。阿多诺在此会反驳：如果剩余只在被失望的期待中显示，它仍出现在它应当越出的概念尺度之内。即便如此，他并不愿不用概念。他要求让概念反对自己，不把一事归到一个概念下，而是在其周围设置多个概念，构成星座，显示出它们中没有一个单独命中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整理方式，而且离第9.3章的分面不

远。仍开放的是，“使剩余保持可见”⊠DE: „den Rest sichtbar halten“）这一条件是否不止是决心：一个秩序是否满足它，可在个别情况下检验，却不能普遍保证。

米歇尔·福柯：知识秩序，权力秩序（第9.4、11.5章）。在对疯狂、诊所和监狱的考察中，福柯展示知识的划分如何对人分类、处置和生产：病人、犯罪者、正常人不是被简单地找到，而是在知识与权力实践的同时出现。在《词与物》（1966）中他显示，每个时代都在一个框架中构造其知识，框架确定究竟什么可以被整理，而这些框架以断裂而非进步相继。这击中第12章哪一个秩序更好的问题，以及第15.2章自己的秩序来自哪里的问题。伊恩·哈金继续这一路线，并描述范畴如何反作用于它们所捕获的人，以及这反作用又如何改变范畴。

本书同意关于人的概念改变其题材（第11.5章），且对关系的读法可以自我证实（第9.4章）。其回应是：概念所捕获的人能反驳它，对秩序的批判本身以更精确的区分工作。福柯把自己的书描绘为工具箱而非学说大厦，其力量正来自这样的区分。仍开放的是受影响者的反驳是否总被听见，而回答是：不是自动的。第14.4章已显示共同体能停止检验。谁照管着使它不停止，就在做一件事，而另一本书处理那事。

理查德·罗蒂：没有事情本身的词汇（第7.2、12.1章）。在《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中，罗蒂否认认识在于正确表象现实；在《偶然、反讽与团结》（1989）中得出结论：没有描述事物自身所是的词汇。一个划分是否命中，于是不是问事情的问题，而是问人要它做什么的问题。在事情本身产生差别之处划界这一标准，就会是镜子观念的残余。

本书同意每种秩序服务一个问题（第12.1章）。其回应是：事情在成功与失败中让自己发出声音。镓、钪、锗在周期表留空处被找到（第12.2章），表本身无法造成此事；这些元素也可能缺席。此事只能在一个已被选中的词汇中确立，本书不否认。为此它不需要任何站在所有词汇之外的立场：不成功之处在人拥有的词汇中让自己发出声音（真理 (2025), 章 10）。

向五个反驳反提的问题。对这五个反驳常有人说它们自己驳倒自己；最著名形式中，尤尔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中提出这一指控，并依赖卡尔—奥托·阿佩尔的施为性矛盾之形：谁以精确概念反对概念，以理论反对理论，以有秩序的展示反对秩序，就做了他所批判的事。这击中的少于表面看上去。五人都知道这个反驳并回答：德里达以使用概念、同时指其限度的形态，阿多诺以反对自身的思维，德勒兹与加塔利以树和块茎的互相渗透，福柯以放弃大厦，罗蒂以这一评注：他不断言更好的图像，而是提议更有用的词汇。反提问题中有道理处更谦逊：五人都没有放弃整理。他们以别样方式整理，并更精确地检验。这也是本书的意图。

B3：在其他书中延伸阅读

凡是一个章节在其他书中得到继续展开的地方，都列在这里。正文在章节末尾参见真理 (2025)，并且在某一章在那里得到直接继续展开之处，参见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和组织 (2026)。

- 第0章（关于逻辑学的邻书）：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2026), 章 1（该书开端的思维运动）
- 第0章（关于伦理学的邻书）：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 第1.3章（凝缩与偏见，在他人图景上继续展开）：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章 2
- 第5章（原则）：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6
- 第6章（根据）：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5□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7
- 第6.4章（一个根据服务于谁，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负有义务的根据上继续展开）：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章 3 and 10
- 第10章（进程）：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4
- 第10.1章（一场争执是如何开始的，在报复系列上继续展开）：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章 5
- 第11章（自我展开）：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8
- 第14章（死的秩序，在规则和机构上继续展开）：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章 12 and 13
- 第14.4章（共享的秩序↑，在经济上继续展开）：*Kapitalismus — Eine Einführung* (in preparation), 章 25
- 第15章（什么仍保持开放）：黑格尔的逻辑学 – 思维的逻辑, 章 12

术语表

使用说明

这本术语表不是供预先阅读的。概念在这本书中根据整理时所发现的东西而被发展出来，谁要是先在这里查阅它们，得到的是一个没有通向它的道路的规定。

它设定为三种情形：当一个词以一种偏离通常用法的意义出现时；当有人不按顺序阅读因此错过了一个引入时；以及当有人想要检验一个表达在这本书中是否始终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时。

秩序： 条目按字母顺序排列；变元音按照其基本字母计算。

类型 指出该词条的来源：我们的方法论 表示这本书及其相邻书籍自身所作出的区分；普遍哲学的 表示在传统中已引入并且在这里以特定意义使用的表达。

发展为 指向一个概念得以发展的位置，而不是指每一处提及。

并非指 出现在需要排除某种显而易见的解读的地方。

参见 指出本术语表中相关的条目，并在某个概念在相邻书籍之一中得到继续发展时，指出那里的条目。

事实关联、功能关联、概念关联（faktischer, **funktionaler, begrifflicher Zusammenha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两个事物可以关联的三种方式。事实的：被观察到，不知其如何形成。功能的：一种效果，说出干预会改变什么。概念的：在于事物之所是的关联，如买方与卖方。

识别法：关系思维中大多数谬误是这三种的混淆，最常是把事实关联读作功能关联。“谁获益？”确立的是事实关联，不是计划。

发展于：第9.2、9.4、14.3章

参见：关系

交叉引用（Verweis）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秩序中两个位置之间的联系。它通过结构中的位置或通过事情存在，而通过事情存在以三种方式：作为同一事情，作为另一发展中的同一事情，或作为被矛盾地规定。交叉引用给出取用；概览给出于它们所分出来的秩序。

发展于：第12.3章

参见：取用、关系

偏见

类型：普遍哲学的

解释：一种强烈的、快速的凝缩，它恰恰放弃了那些重要的差异。对此有帮助的不是更少地凝缩，而是反向而行：取回那些被放弃的差异并检验这一次有哪些重要。

并非指：检验之前的每一种期待。没有期待，人们就不会进入任何对话；只有当期待不再能被纠正时，它才成为偏见。

发展为：第1.3章

参见：凝缩；真理 (2025), 术语表: 前判断，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术语表: 关于他者的图像

共享的秩序

类型：我们的方法论

解释：一种继承下来的或共同检验过的凝缩，从语言——在语言中每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秩序——到一门科学的诸概念。人们不从个别者开始，而是处于一个由他人所形成的秩序存量中间。

其反面：错误的凝缩也可以被共同持有。在一个这样的共同体中，首先失去的不是一种秩序的正确性，而是注意到它的错误的可能性。

发展为：第14.4章

参见：凝缩、融贯的错觉；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术语表: 设置

关系（Relation）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五种整理方式中的第三种：按“它与什么关联？”（DE: „Womit hängt es zusammen?“）这一问题进行的秩序。也叫关联。它必须同时使用树与网络；只看到联系的人，说不出什么被联系。

发展于：第9.1、9.3、9.5章

参见：事实关联、功能关联、概念关联、交叉引用

凝缩（Verdichtu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多由少来代表。技术称之为压缩。凝缩好，若重要的东西能由它恢复；决定其价值的是它放弃什么。

非此意：人可以避免的损失。选择不在损失与不损失之间，而在损失之间。

发展于：第1.3、13.1、13.2章

参见：偏见、剩余、概览

分类（Klassifikation）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五种整理方式中的第一种：按“有哪些种类？”（DE: „Was für Arten gibt es?“）这一问题进行的秩序。成员并排而立，互相排除。它最接近排序；没有关于手头有何种题材的信息，既无法陈述其构造，也无法陈述其关联。

发展于：第7.1章

参见：正确而良好的划分、整理方式

剩余（Rest）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没有哪次凝缩赶得上者：个别，它多于其模式的实例；施行，它在人执行它时无法被观察；新东西，其尚无格层。秩序不必把握它，但必须使其保持可见。

发展于：第3.3、13.3章

参见：凝缩、序列与格层

原则（Prinzip）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产生模式的东西。它说模式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在哪里停止，因此可以应用于从未见过的情况。

非此意：解释一切的原则。什么也不排除的，什么也没说。

发展于：第5.1、5.2、5.3章

参见：概括、模式、根据

取用（Zugriff）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从一个位置找到另一个。以步骤和所需事先知识衡量。搜索给出取用而不给概览：它不显示此外还有什么。

发展于：第1.2章

参见：概览、交叉引用

外在的（äußerlich）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只处于事情外部的特征，如书的颜色和开本。一般说来，秩序不由事情得出、因而说不出其成员为何是这些的，称为外在的。

非此意：无用。字母表对外在的，对词典恰正确；只有这样的秩序被当作事情秩序时，它才成为缺陷。

发展于：第1.4、3.1、11.3章

参见：序列与格层、标准

序列与格层（Reihe **und Fach**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按所选择特征进行的秩序：字母表、日期、字段。若干特征被嵌套，格层在格层中。这样的秩序给出取用而不给概览，并且必须使剩余保持可见。

发展于：第3.1、3.2、3.3章

参见：外在的、取用、模式

扬弃

类型：普遍哲学的

解释：把一个规定接纳到一个更全面的规定之中，在三重意义上：它不再独自有效，它被保留下来，并且它站得更高，因为现在显示出它为什么会如此产生。以这种方式，种类、部分、联系和进程在自我展开中被扬弃了，在那里它们有着自己的根据，而这本书的每个阶段也在下一个阶段中被扬弃。

并非指：废除。被扬弃的东西并没有消失。

发展为：第11.6、15.3a章

参见：自我展开；真理 (2025), 术语表: 扬弃，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术语表: 扬弃

推论（Schluss）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充足根据可以写下来的那种形式。它保证过渡，不保证起点：谁承认前提，就必须承认结论；但它们是否为真，推论不说。

非此意：与充足根据并列的独立根据种类。

发展于：第6.3章

参见：根据：空洞的、任意的、充足的

整理方式（Ordnungsweise）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一个可对整体提出的问题，及它所得出的结构。本书找到五种：种类、部分、关联、过程，最后是自我展开，它追问为何其他四问的回答如此。问的是哪一种，由缺少什么显示。

非此意：完整清单。没有第六种这一点未展示。

发展于：第三部分导言，第7至12章

参见：分类、组合、关系、过程、自我展开

普遍、特殊、个别

类型：普遍哲学的

解释：一种理解如果要完整，就必须具备的三个侧面。普遍是在所有情形中都相同的东西；特殊是从其出发在条件下产生的东西，向外作为种类，向内作为部分；个别是二者汇合于其中的现实情形。

并非指：一种等级秩序的三个阶段，或一个必须强加于每件事情的三元数字。结构能承载多远，在事情本身那里显示出来。

发展为：第11.2、11.3章

参见：自我展开、概念、秩序方式；伦理学 – 我们已在践行的善 (2026), 术语表: 普遍（一个共同体的）

本质性（Wesentlichkeit）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使事情成为其所是者，无论谁问、为何而问。更精确地说：其根据中属于其自身、而非属于其境况的那部分。一个初步检验：如果此物变了，其余改变吗?

非此意：对某个问题的重要性。许多围绕何为本质的争论是两个问题之间的争论。

发展于：第2.2、6.5、7.1章

参见：重要性、紧迫性、根据：空洞的、任意的、充足的

机械的与有生命的秩序（mechanische **und lebendige Ordnu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其部分彼此无关、也不问为了什么而运转的秩序，称为机械的。其部分彼此规定、只在整体中才是其所是，并且通过改变其失败之处而维持自己的秩序，称为有生命的。在由人承载的秩序中，这显示于人能说出规则在那里是为了什么。

非此意：规则的数量或严格性的问题。在飞机维护或法庭程序中，严格规章是有生命的秩序；秩序变死，是由于不再有人知道规则适用为了什么。

发展于：第14.1、14.2章

参见：自洽的欺骗、剩余

标准（Maßstab）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本书衡量每种秩序、包括自身的问题：它能否说出其成员为何是这些、为何如此排列？只要秩序不能说明自己的根据，它就从外面压在事情上。

来源：不是来自可拿秩序与事情比较的图像，而是来自秩序在事情上失败、由此变得更精确的运动。

发展于：第0.3、12.2、15.3a章

参见：外在的、自我展开

根据：空洞的、任意的、充足的（Grund: **leer, beliebig, zureichend**）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给根据的三个阶段。空洞根据把事情换个名字重复（“她就是没有生命力”（DE: „sie war eben nicht lebensfähig“））。任意根据在众多条件中挑出其中一个。充足根据把所有条件、连同事情本身的构造放到一起。

发展于：第6.1章

参见：原则、推论、本质性

概念（Begriff）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事情的普遍，就它从自身产生其特殊化并在个别中成为现实而言。看出为什么恰好有这些数种类的人，拥有数的概念。

非此意：仅凭一个词及其含义，或背下来的定义。本书也在这个较弱意义上使用该词，例如第11.5章；较强意义是本书走向的意义。

发展于：第11.2章

参见：自我展开；普遍、特殊、个别；系统、系统性的

概括（Verallgemeineru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大范围的模式，它说在已知情况中什么同时出现，但不说为什么，因此也不说何时不成立。“练习造就大师”（DE: „Übung macht den Meister“）是一个。

发展于：第5.2章

参见：原则、模式

概览（Überblick）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看见有什么、如何相连，而不必逐件翻阅。以必须记在心里的成员数量来衡量。

发展于：第1.2章

参见：取用、凝缩

模式（Muster）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在被选择的着眼点中在事情里被发现的重复，而非被读入事情。模式是必须在下一次情况上证明自己的预期，它保持开放：没有有限数目情况固定它。

非此意：仅由认识产生的东西。模式会假，说明它不是由认识制造的。也不是没有认识者着眼点就简单在那里存在的东西。

发展于：第3.4、4.1、4.2、4.3章

参见：原则、概括、着眼点

正确而良好的划分（korrekte **und gute Einteilu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成员彼此排除并合起来覆盖整体，划分是正确。界限走在事情本身产生差别之处，划分是良好。

识别法：按颜色整理书的人划分得正确，却没有把握书的任何东西。划分可以在不包含逻辑错误的情况下失败。

发展于：第7.2章

参见：分类、外在的

着眼点（Hinsicht）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人在把这一样与那一样放在一起时所注视的东西。每种秩序都有着眼点，即使未被说出；不同着眼点从同一批事物中得出不同秩序。

非此意：纯主观的东西。着眼点人选择；其中显示的东西不由人选择。

发展于：第2.1、2.3章

参见：序列与格层、模式

秩序（Ordnung）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能从中推出某种东西的排列：某物在哪里，缺少什么，什么彼此归属。其最小形式是把这一样和那一样放到一起，从而把它与其他东西分开。

非此意：任何随意的排列。风把叶子吹到角落的堆中，这也挨着那，但从中推不出任何东西。

发展于：第1.1章
参见：概览、取用、凝缩

系统、系统性的（System, **systematisch**）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成员能从单一根据被理解的整全。系统性思考意味着如此整理，使人能说出成员为何是这些，知道哪里不能说出，并且不打断秩序在事情上失败、从而变得更精确的运动。
非此意：任何固定秩序。按年份和发件人的归档系统有秩序，但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系统。
发展于：第11.2、15.3a章
参见：概念、标准、自我展开

紧迫性（Dringlichkeit）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此刻占据人的东西。它关乎整理者的处境，不关乎事情；处境过去，它就消失，事情仍是其所是。“重要”可能指的三个层面中的第一层面。
发展于：第2.2章
参见：重要性、本质性

组合（Komposition）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五种整理方式中的第二种：按“它由什么组成？”这一问题进行的秩序。部分只在整体中才是其所是，每个部分都有一项从整体得出的任务。也叫部分、结构。
非此意：按材料的拆解。钢、橡胶和塑料组成的自行车是拆解，不只是结构。
发展于：第8.1、8.2、8.4章
参见：分类、整理方式

自我展开（Selbstentfaltu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五种整理方式中最后一种：特殊在条件下由普遍得出、并在个别中成为现实的秩序。它说出其成员为何是这些，由此以不同程度满足本书的标准。

非此意：单单站在四种方式旁的方式。它把四者纳入自身，并在四者有其根据之处赋予它们根据；因此它站在末尾。

发展于：第11.1、11.2、11.6章

参见：普遍、特殊、个别；概念；扬弃；标准；整理方式

自洽的欺骗（kohärente **Täuschu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一种自身自洽、显示有生命秩序的几乎所有标志，却按预先固定的解释整理其材料、每个新事实都需要新辅助假说、且不可能失败的秩序。

非此意：对隐蔽行动本身的断言。错误在于解释形式，不在其题材；密谋存在，关于它们的断言可像任何其他断言一样检验。

识别法：通过三个问题。解释深入其材料，还是只分类材料？它从单一根据解释整类情况吗？什么必须出现才使人放弃它？同样问题适用于官方叙述及其对手。

发展于：第14.3章

参见：蔓生的秩序、机械的与有生命的秩序、事实关联、功能关联、概念关联

节奏（Rhythmus）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收集与整理的交替。停留在收集中的人到不了结果；过早整理的人有一个经不起材料的结果。交替来自事情。

发展于：第10.4章

参见：过程

蔓生的秩序（wuchernde **Ordnung**）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每个新情况都需要新范畴、每个偏差都需要例外的秩序。它把握一切，什么也不解释。

发展于：第12.2章

参见：自洽的欺骗、标准

过程（Verlauf）

类型：一般哲学的

解释：五种整理方式中的第四种：按“什么在动、依据什么而动？”（DE: „Was bewegt sich, und wonach?“）这一问题进行的秩序。也叫进程。凡描述正确却未命中、因为事情只有从其生成才可理解之处，需要它。

发展于：第10.1、10.3章

参见：节奏、整理方式

重要性（Wichtigkeit）

类型：我们的方法

解释：就某个问题而言算数之物。谁问同一问题，就觉得同一件事重要。“重要”可能指的三个层面中的中间一个，也是最容易与其他两个混淆的一个。

发展于：第2.2章

参见：紧迫性、本质性